

裴多菲

诗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裴多菲诗选

下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裴多菲诗选

兴 万 生 译

下 卷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PETŐFI SÁNDOR ÖSSZES MŰVEI

本书根据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1951 年版译出

裴多菲诗选

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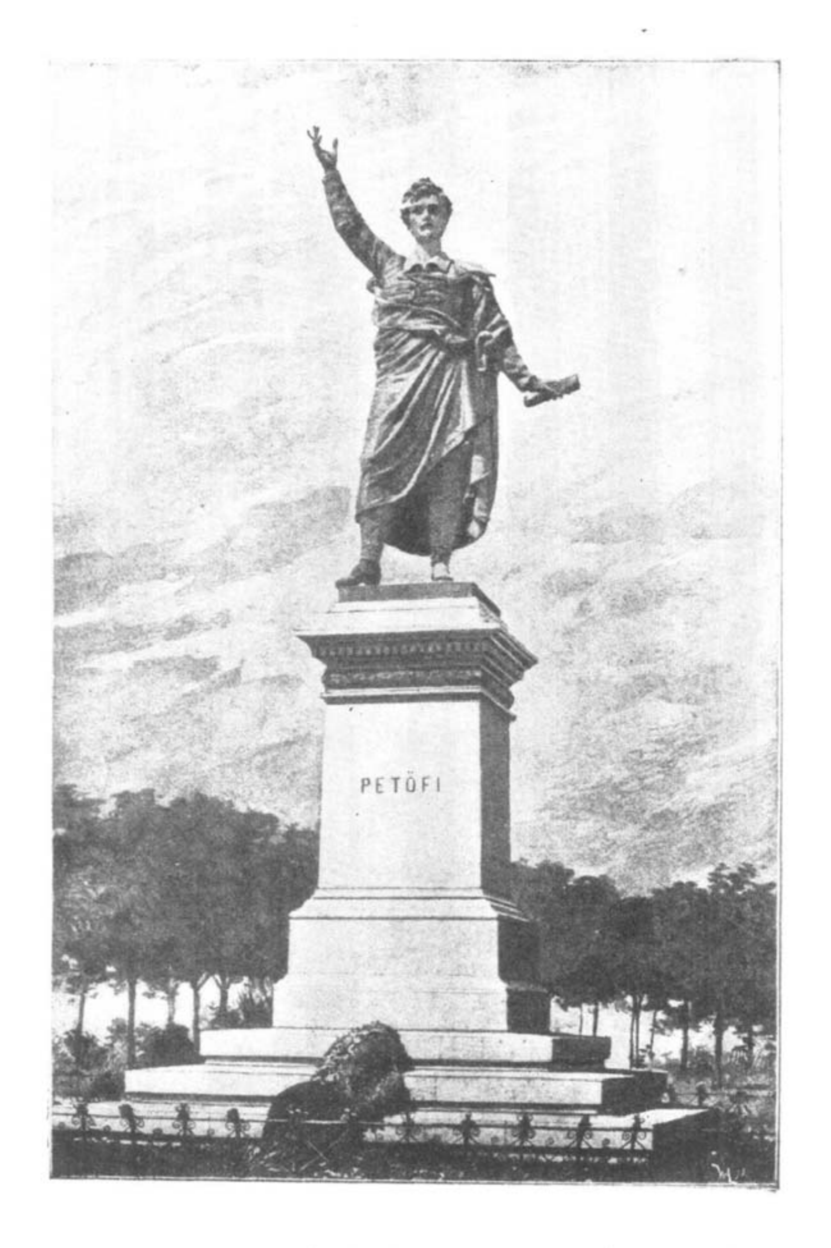
（匈）裴多菲著

兴万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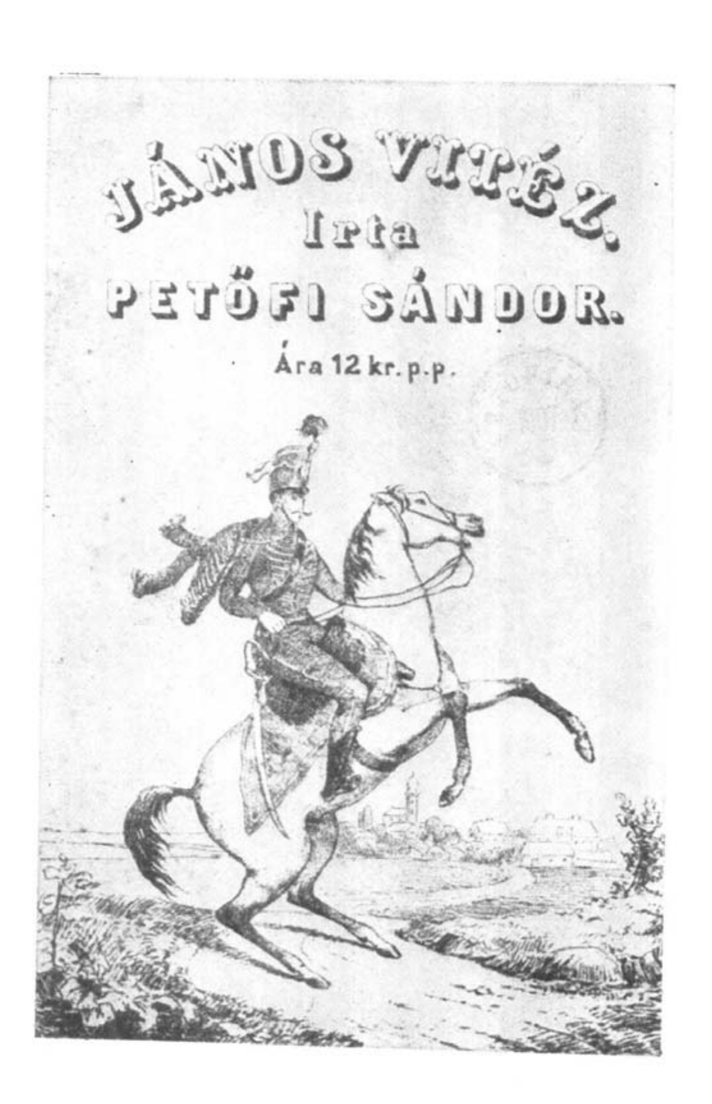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插页 3 字数 135,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25,600 册

书号：10188·237 定价：(六)0.77元



裴 多 菲 纪 念 像

胡萨尔·阿道尔夫作



《雅诺什勇士》原著封面

目　录

雅诺什勇士



第　一　章

夏天，赤日炎炎，从那高天之顶，
热辣辣地照耀着村头的牧羊人。
即使没有盛夏的炽热的太阳，
牧羊人的心里已经很温暖。

青年的心里燃烧着爱情的火焰，
他就这样在村子的尽头牧羊。
在草丛中间，一大群羊吃草，
他把大衣摊开，在地上躺着。

他周围的野花，象大海的碧波，
可是，他没有心思欣赏那花朵；
距他一石之遥① 有条小河流淌，
他目不转睛地向那河上窥探。

---

① 这是匈牙利及其他外国语言中的习用语。所谓"一石之遥"，就是一般人抛掷石块所甩出的距离，大约为三十至四十米远。

他注视的不是闪光的波澜，
而是河里的一位金发姑娘；
她苗条的身子向水面弯下，
还有那丰满的胸膛、长长的金发。

那姑娘把裙子齐膝卷起，
在清凉的小河里忙着洗衣；
两个洁白的膝盖露出水面，
杨奇见了，止不住震颤的心弦。

草地上躺着的牧羊人是谁呢？
不是别人，正是库克力查·杨奇；
在小河里洗衣的姑娘是谁？
伊露斯卡！杨奇心头的宝贝！

库克力查·杨奇对她这样讲：
"我心头的宝贝，可爱的姑娘！
向这里看吧，在整个世界上，
只有你是我唯一快乐的源泉。

"把你蓝色的目光向我投来，
来吧，让我拥抱你，我的爱！
登上岸吧，哪怕是片刻时间，
让我的吻就在你的唇间熔炼。"

“要知道，杨奇，我很想上岸，
假如我洗衣的活不是这样忙；
我得快洗，不然要遭严厉打骂，
我亲娘死了，现在是靠着后妈。”

美丽的金发姑娘刚把话说完，
就低下头，匆忙地洗着衣裳。
可是，那牧人从草地上站起，
说些诱惑的话，又向她走去：

“来吧，我的鸽子！我的斑鸠鸟，
让我们亲吻，让我们热烈拥抱；
再说你的后母也不在我们身旁，
别让你的情人急得昏迷地倒在地上。”

他用甜言蜜语把姑娘引到河岸边，
双手紧紧地搂在她的腰间；
吻着她的嘴，不止百次、千次……
究竟吻了多少次？那只有天知。

第　二　章

时光毫不容情地迅速向前，
晚霞已经染红了河水的漪涟。

她那可恶的后母气势汹汹：
“哪里去了？坏丫头，你败坏门风！”

狠毒的后母心里怀着歹意，
嘟囔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语：
（她咧着嘴，不怀好意！）
“看她干什么？她偷懒，有她瞧的！”

伊露斯卡，真倒霉，你可怜的孤儿，
狂暴的后母已在你身后出现；
张大的嘴，扩大的肺，急促的喊声，
把一对青年从爱的梦中唤醒。

“卑劣的精灵，你多么下贱！
竟敢干出世间最淫荡的勾当？
你鬼混时间，竟敢冒犯上帝……
瞧吧，魔鬼要把你拖进地狱——”

“够了，听见没有？你骂个没完？
闭上嘴！不然我就把你的嘴粘上。
你敢再骂一句我的伊露斯卡，
我就把你剩余的牙齿全部敲下。”

勇敢的牧人为了保护吓得发抖的情人，
他就用恫吓向老巫婆连声示警；

用凶狠的目光瞪着老巫婆，
又在话的末尾对她这样说：

“你再虐待她，和从前一样，
我就放火烧掉你的破草房。
她一天到晚干活，受尽折磨，
除了干面包，她还能吃到什么！

“伊露斯卡！有事要对我说，
受虐待时，你就来告诉我。——
老巫婆！你无权管束这姑娘，
你道德败坏，还谈什么榜样。”

库克力查·杨奇把大衣披在身上，
迈着飞快的脚步去寻找他的羊；
无限的恐惧统治着他的思想，
在哪里？也许只剩下一两只羊。

第 三 章

这时候，太阳已接触到地面，
杨奇只找到剩下的半数的羊；
他不知道那一半羊跑向何处，
被贼偷了，还是被狼叼去？

不管在哪里，反正已经完蛋，
悲伤，寻觅……一切都是枉然。
如今怎么办呢？最后他决定：
回家吧，赶着剩下的羊群。

“杨奇，你完了，你大祸临头！”
他走着，垂头丧气地边想边走；
“我的主人反正不给我好的命运，
丢了羊，这是上帝早已注定。”

他只是忧虑，别的想不出来，
因为这时羊群已来到大门外。
暴躁的主人就在大门旁一站，
按习惯把进圈的羊数来清点。

“主人，羊的头数您不必清点！
还用说，羊群不是少了一大半？”
库克力查·杨奇说了这样的话：
“我懊悔，悲伤……又有什么办法！”

他的主人不停地大吐恶言，
捻了捻胡子，唾沫从嘴里飞溅：
“杨奇，别装傻，开玩笑的话少说，
你干得好好儿的，别惹我发火！”

原来杨奇根本不是开什么玩笑，
主人弄清楚后，气得几乎昏倒；
主人大声吼叫着，怒火万丈：
“拿铁叉来，把他的身子刺穿！

“嗳唷！强盗，你该受绞刑！
让乌鸦啄掉你的两只眼睛！……
这是我培育你应得的报应？
你永远逃不脱刽子手的绞绳。

“我不愿再见到你，你给我滚！”
主人吐出狂言恶语，十分凶狠；
他突然抓起身边的硬木秤杆，
举得很高，在杨奇身后追赶。

库克力查·杨奇向远方逃去，
但他并不是由于对主人的畏惧；
他力大无穷，可抵御二十个青年，
尽管他尚未经历二十个冬天。

他逃了，他已经清楚地看见，
主人怒不可遏，也是理所当然；
假如动起武来，怎能打那主人？
培育他成长，等于他半个父亲。

他跑着，直到主人喘不过气，
他才放慢脚步停下，向前面走去；
向右，向左……他定不下方向，
此刻他的头脑里是一片混乱。

第　四　章

平静的河水变成一块明镜，
河底下闪烁着千万颗星辰；
杨奇来到了伊露斯卡的园庭，
怎样来的？他自己也弄不清。

杨奇停下了，取出他心爱的牧笛，
他开始吹起最凄凉的歌曲；
露珠撒向树枝，撒向草坪，
它们流自同情的星星的眼睛。

伊露斯卡睡着了。她睡在前廊，
睡在盛夏季节惯于休息的地方。
她在床上听见了这熟悉的笛音，
就跳下床，急忙迎接她的情人。

她见到杨奇，使她大吃一惊，
连忙询问杨奇遭逢了什么不幸；

"杨奇，怎么啦？你脸色发黄，
好象凄凉的夜里不圆的月亮？"

"伊露斯卡！我的脸色怎能不发黄，
我也许最后一次，看见你的容颜……"
"杨奇，你的样子看来真是吓人，
为了上帝，你要说出实况真情！"

"最后一次见你，我心灵的春天！
我的牧笛也最后一次奏出哀怨；
最后一次拥抱，最后一次亲吻，
我要离去了，登上遥远的旅程！"

杨奇说完自己不幸的经历，
就扑到哀哭的姑娘的怀抱里；
他拥抱她，却把脸转向一旁，
不让姑娘看见他的眼泪流淌。

"啊，伊露斯卡，我的玫瑰花！
要分别了，愿你常常记起我吧。
当你看见枯枝败叶被大风吹落，
要记起你的情人在异乡奔波。"

"杨奇，我的心灵，去吧，倘若必须分离，
祝你一路平安，愿上帝保佑你。

当你看见路上被风吹落的花瓣，
记起你凋萎的情人：她在家乡把你盼。”

他们分离了，象枝头的枯叶飘零，
他俩的心象冬天一样荒凉、寒冷，
大颗泪珠流下伊露斯卡的两眼，
杨奇就用宽大的袖口把眼泪擦干。

他出发了，不知道路通向何方？
无论到哪里，反正都是一样。
牧童们在他身旁吹起牧笛，
牲口的铃铛响……这些他毫不留意。

村庄远远地落在他的后方，
看不见牧人燃起篝火的红光；
他停下了，回头望着那村庄，
宝塔恰似黑暗的幽灵向他凝望。

假如这时有人跟随在他身旁，
就会听到他不停地长吁短叹；
一只只鹳鸟振翅凌空，窜进云层，
高高飞去；却听不见他的哀叹声。

寂静的深夜，他缓慢地前行，
他沉重的羊皮大衣唰唰作声；

他感到身上的大衣越来越沉，
然而更沉的却是他的这颗心。

第　五　章

太阳升起了，它送走了月轮，
野草象大海在他的四周翻腾；
从太阳上升，直到太阳落山，
大草原就一个劲儿向天边伸展。

草原上没有森林、树丛、花朵，
只有露珠在草叶上面闪烁；
旁边有座湖，水面红光潋滟，
四周的芦苇被晨曦照得通红一片。

在湖边，在稠密的芦苇丛中，
长颈鸟在觅食，忙碌地扑动；
捕鱼鸟掠过湖心，回旋翩翩，
又用宽大的翅膀拍击着水面。

杨奇只是拖着身影走，孤孤单单，
心里充满着巨大的痛苦和忧伤；
整个草原笼罩在阳光下，烈日炎炎，
可是，杨奇的心却象漆黑的夜晚。

当太阳升上了天顶，他想起
他饿了，该吃一点儿东西；
昨天这时候他吃了最后一餐，
现在他浑身无力，摇摇晃晃。

杨奇坐下来，取下了背囊，
咀嚼着昨天剩下的一小块香肠。
注视他的是火红的太阳和天空，
还有象是仙境中的海市蜃楼①。

午餐他吃得满意，虽然很简单，
饭后他渴了，便走向湖旁；
帽子当成水勺，把水舀到唇边，
这才熄灭了他内心的火焰。

在距离湖岸不太远的地方，
他躺下，睡梦蒙起他的眼睑；
头枕着田鼠洞旁的一堆泥土，
让自己失去的体力得到恢复。

睡梦把他带到遥远的故乡，
他似乎在伊露斯卡的怀里卧躺。

---

① 在匈牙利的大平原上，炎热的夏日里，由于日光的折射会出现一种幻象，映照出湖、森林、牲口群等的倒影。海滨或沙漠地带也有这种现象。

他挨近她的嘴唇，他想亲吻，
一声霹雳使他从睡梦中惊醒。

他眺望那无边无际的大草原，
大自然预告风暴来临的景象；
霹雳和闪电迅猛地向他倾注，
杨奇就遭遇到这样的痛苦。

无边的旷野已经被黑暗包围，
电光闪闪，响着一声声巨雷；
最后，云端的水管向下倾倒，
就连湖水也翻滚着层层的水泡。

杨奇拄着很长的棍子向前，
又拉下他头上帽子的边缘；
把大衣翻过来，让毛儿淋湿，
然后他对着暴风雨定睛凝视。

可是，暴风雨虽然来得急促，
突然间它又去得那样的迅速。
微风把大块流云缓慢地吹送，
五彩的长虹悬挂在东方的上空。

杨奇抖掉了皮大衣上的水珠，
抖掉水珠，又继续向前赶路。

落山的太阳已经接触到地面，
库克力查·杨奇仍迈步向前。

他阔步走进了大森林的中央，
走进对面不见人的密林中间；
一只乌鸦叫着，象是对他欢迎，
这恶鸟正在啄食野兽的眼睛。

密林和乌鸦没有增加路途险阻，
杨奇去了，只走他自己的路；
稠密的森林里，黑暗的小路上，
只有残月射下一点暗淡的光线。

第　六　章

很晚了，已经到了午夜时分，
一道光线射进了他的眼睛。
他向光亮处走，这火光似乎
是来自森林里茅屋的窗户。

杨奇看到这情景，他这样猜想：
“这也许是草原酒店的光亮；
它是草原酒店，[illegible]

那却不是酒店，杨奇失望了，
而是匪巢，住着十二名强盗。
室内并不空旷，也不十分冷落，
十二名强盗结成了亲密的一伙。

黑夜，强盗，手枪……还有长矛，
可要仔细思考，这并非开玩笑；
杨奇站立着，不慌张，心神镇定，
他壮大胆量，就向匪徒们走近。

“愿上帝赐给你们幸福的夜晚！”
杨奇用祝贺的目光向强盗们讲。
强盗们马上抓起各种各样的武器，
向杨奇冲来；那匪首高声叫起：

“倒霉鬼！ 你是谁？ 有何贵干？
你怎么竟敢大胆跨进这个门槛。
你可有父母，你可有爱妻？
尽管有，他们也不会再见到你。”

这番话并未使杨奇的心跳得更快，
他的脸也并未因此而变得苍白；
杨奇毫不畏惧那匪首的恫吓，
他理直气壮，就照直地回答：

“谁要是对自己的生命担忧，
最聪明的办法：避开这里远走。
我并不怎样看重自己的生命，
不管你们是谁，我要勇敢地走近。

“你们留下我的生命，我当然高兴！
就在这里过夜，享受一分安宁；
你们不肯，就把我的头砸碎，
我厌恶自己的生命，决不保卫。”

他说完，冷静地等待未来的审判，
十二名强盗向他射出惊异的目光。
那匪首就这样对杨奇开始威胁：
“老弟，告诉你：要把你劈成两截；

“精明的小伙子，你真是勇敢！
上帝造你为了加入我们的一帮。
你不怕死亡，对自己生命从不看重……
我们需要你……让我们拜为弟兄！

“我们的玩笑是偷窃、暗杀、拦路……
这玩笑的报酬：就地平分赃物。
你看这大桶的黄金，还有白银……
老弟，你可愿意成为我们的人？”

奇怪的念头掠过杨奇的脑际，
他对匪首的一席话假装满意：
“我加入……让我们握手言欢，
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匪首回答道：“为了美上加美，
弟兄们，让我们设宴喝上几杯；
那些好酒藏在牧师的地窖里，
要把每个酒杯喝得露出杯底！”

匪徒们喝啊唱啊，向杯底窥探，
耻辱的思想就在酒杯中埋葬；
只有杨奇知道尽量节制自己，
一再邀请他，而他只喝几滴。

陈酒催促着他们昏沉地睡去……
不要别的，杨奇只等待这一时机。
强盗们横七竖八地在地上躺倒，
杨奇壮大胆量，并开始说道：

“晚安！不会有人把你们唤醒，
除非响起世界末日的号角声！
你们熄灭了无数生命的烛光，
如今我赠给你们长夜的黑暗。

“我打开宝库！装满背囊，带回家！
带给你，我热恋的姑娘伊露斯卡！
今后你就不再做你后母的奴隶，
我要娶你……连上帝也十分满意。

“在村子中央，修建一座小屋，
我领着我的新娘到那里去住；
我们俩在那里过着幸福生活，
好象亚当和夏娃① 居住在天国。

“上帝哟！我怎能胡说八道？
怎能拿走匪徒们抢来的财宝？
每一块银币都沾满了血污，
靠它们，我怎能过得幸福？

“我不打开宝箱……碰也不碰，
我的良心不许我有这种行动。——
亲爱的伊露斯卡！你承担重负，
为了上帝，你忍受着生命的凄苦！”

杨奇刚刚把这一段话说完，
拿起蜡烛，走出匪徒的草房，
烧起屋檐和屋顶的四个角落，

① 据《圣经》传说，亚当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男人；夏娃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女人。亚当和夏娃结为夫妻，蕃衍了人类。

愤怒的火星就连成一片大火。

瞬息间，火柱从屋檐下飞升，
红色的火舌就向天空直伸。
腾起的烟云遮住了蓝色的天，
圆圆的月亮也突然变得暗淡。

那不常有的光亮在四处扩散，
猫头鹰受惊了，蝙蝠感到恐慌；
它们冲破树枝搭起的层层罗网，
振翅快速飞翔，向高空逃窜。

初升的太阳射出第一道光线，
照在尚未燃尽的废墟之上。
它向室内窥探，透过焚毁的窗户，
只见强盗们冒着油烟的骸骨。

第　七　章

杨奇流浪去了，路途迢遥，
他已经不怎么思念那匪巢；
有一次，什么在他眼前闪烁，
那是太阳光线在武器上面反射。

一支军队来了，慓悍的轻骑！
太阳光线照耀着他们的武器；
马儿打着响鼻，勇猛地奔跑，
骄傲地扬起头，甩动着鬃毛。

当杨奇看见轻骑队向他走近，
他的心就怦怦地跳个不停。
因为他这样想："若是能收容我
当一名士兵，我该多么快活！"

当轻骑队来到了杨奇的身旁，
那队长就开始对杨奇这样讲：
"老乡！小心马蹄踩碎你的脑袋，
你低着头走路，为什么悲哀？"

杨奇长叹一声，就这样讲：
"我是世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假如我能同你们站在一个行列，
当一名新兵，我就会兴高采烈。"

那队长说："老乡，仔细想一想：
我们不是游戏，而是去打仗。
土耳其兵正在追击法兰西人，
我要率军去支援那里的人民。"

“当我骑上马，跨上了马鞍，
我对士兵生活就更加喜欢；
我不毁灭悲哀，悲哀就要毁灭我——
战争使我感到无限的快活。

“老实说，我有骑驴子的本领，
掌握了牧羊人特有的才能。
我是匈牙利人，出生在马背上，
上帝给我们创造了马和马鞍。”

杨奇的舌头翻转，说个不停，
可是说得更多的却是他的眼睛；
他的行动引起队长无限的喜悦，
就马上收容他进入士兵的行列。

杨奇怎样感受，穿起红色军裤？
用怎样的言辞来形容他的幸福；
当他披上军衣，他该多么喜欢，
再把闪光的军刀挥向太阳。

我们的杨奇一跃就跳上了马鞍，
烈性的马一直向星空逃窜；
杨奇在马背上象木桩一样稳重，
就是地震也不能将他移动。

战友们异口同声地对他赞颂，
称赞他力大无穷、作战英勇；
战士们行军，有时在某地驻防，
离别时，常常使姑娘们哀伤。

提到杨奇对姑娘们又是怎样？
没有一个姑娘能引起他喜欢；
说真的，他经过许多大城小镇，
却遇不到象伊露斯卡这样的人。

第 八 章

轻骑队向前，只是不停地向前，
他们已经来到了鞑靼国的中央。
可是，有巨大的危险等待他们，
这里开来了野蛮的鞑靼军。

野蛮的鞑靼军中有一个大公，
他就向匈牙利军队这样发问：
“你们胆敢越过我们的国界？
知道吗？我们这里把人肉当菜！”

可怜的匈牙利军队胆战心寒，
因为鞑靼军的人数成千上万；

非常幸运！那好心的黑人国王，
那时正好在匈牙利边疆游逛。

他马上起来袒护匈牙利人，
因为他在匈牙利作过一次旅行；
那时候，匈牙利人把他热情招待，
人民的情谊，使他永不忘怀。

黑人国王没有忘记这些好处；
挺身而出，对匈牙利人保护；
他和鞑靼国王有多年的深交，
于是就调解，他向国王说道：

"朋友，不要干涉这队轻骑，
匈牙利军队一点也不会伤害你；
我早已熟悉这个善良的民族，
请容许他们通过你的国土。"

鞑靼国的大公这样温顺地说：
"朋友，为了你，我一定照做！"
他自己立刻签发了一张通行证，
谁都不能干涉匈牙利军队通行。

老实说，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危害，
还很高兴：顺利地到达了边界；

为什么不高兴？这边寨十分穷苦，
不产别的，只有熊肉和无花果树。

第 九 章

鞑靼国多山多谷，树木葱茏，
轻骑队走出国境，由它们护送。
他们已经来到伟大的意大利，
行进在迷迭香浓荫下的土地。

在这里，没有谁敢和他们交战，
但是他们必须抵御这里的严寒。
意大利永远是冬天，气候寒冷，
战士们只能在冰雪间行军。

匈牙利人的性格无比坚韧，
不管怎样冷，他们都能适应；
下雪了，如果他们感到寒冷，
就跳下马，却背着战马前进。

第 十 章

他们就这样踏上波兰国土，

离开了波兰，又奔向印度；
法兰西和印度是友好，相毗邻[1]，
连接两国的道路却十分险峻。

印度中部尽是起伏的山冈，
它们似乎时刻都向高处生长；
当他们来到了两国的交界，
那里的峰峦几乎插进天国。

要知道，这里的轻骑队汗流浃背，
他们脱去军上衣，解下领带，
为什么呢？那里的烈日如焚，
他们前面还有一小时的行程。

这里烟雾缭绕，他们没有吃的东西，
饿了的时候，就拿空气充饥。
他们的饮料也来得非常奇怪，
渴了的时候，就咬破云端的水管。

他们终于攀上了高山之顶，
这里天气炎热，只能夜里行军。
缓慢地前进；行军路途艰险；
有时马儿就绊倒在群星中间。

---

① 意大利在西南欧，波兰在东欧，并不搭界；法兰西和印度也并不毗邻。此处作者用虚构和神话的手法描写匈牙利军队的进军路线。

当他们在群星间徐徐向前，
杨奇突然产生这样的联想：
俗语说："天上陨落一颗星，
人间就会丧失一条生命。

"可恶的后母，愿你有好的运气！
我不知道天上哪一颗星是你；
你再不能把我的姑娘来折磨——
不然我就把你这颗星击落。"

过了不久，他们走下了山坡，
大山在他们脚下已渐渐低落；
当他们来到法兰西的国土上，
那可怕的暑气已经开始消散。

第十一章

法兰西国土到处是一片金黄，
它恰似人间天堂，小小的迦南①，
土耳其人怀着巨大的野心入侵，
狼吞虎咽，伸展他们贪婪的心。

---

① 迦南，见本书上卷《裴多菲的诗歌创作》第七页注②。

匈牙利人来到法兰西人的祖国，
土耳其军队正在那里大肆掠夺；
他们抢走教堂里的黄金和财宝，
又一气喝光这国家所有的酒窖。

看哪！他们放火烧掉了城市，
谁敢反抗，就用长矛把谁挑死；
他们从宫殿里把国王赶出，
抢去国王的女儿，又把她侮辱。

我们的军队遇上法兰西国王，
他正在广阔的国土上到处流浪；
当匈牙利骑兵见他无家可归，
士兵们为他的遭遇流下了眼泪。

流浪的国王就对匈牙利人讲：
"朋友，我的下场多么悲惨！
从前达莱阿思[1]无法和我比富，
现在我讨饭，生活无比贫苦。"

匈牙利轻骑队长这样安慰他：
"莫要悲伤，法兰西国王陛下！
我们要惩罚那些凶残的敌人，

---

① 达莱阿思(前522—前486)，波斯王，以富有著称。

他们竟敢冒犯你，把你欺凌……

“今夜我们休息一下，整兵备战，
路途迢遥，我们还感到有些疲倦；
明天早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
我们就替你收复失去的土地。”

“可怜的女儿呀，亲爱的女儿呀！”
国王哀泣着：“哪里能找到她？
土耳其首领把她从我这里抢走……
谁能救出她，我要用重礼作酬。”

这对匈牙利军队是极大的力量，
每个人的心里增添了巨大的希望，
士兵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
或者为她而战死，或者救出她！

杨奇陷在孤寂中出神，他是唯一的人，
对国王的话他一点也听不进；
现在杨奇的思想已飞到远方，
飞到美丽的伊露斯卡的身旁。

第 十 二 章

第二天早晨，太阳照常升上东方，

看到和听到的，同往常完全两样；
恰恰就在今天，与过去大不相同，
坐在地平线上可看得准，听得清。

集合的军号哒哒地响彻长空，
听见军号声，每个士兵立即行动；
钢刀磨得锋利，给马戴上马嚼，
然后又敏捷地把马鞍装好。

国王浑身充满着无穷的力量，
他也要去，同战士们一道作战；
可是，那轻骑队长却对他招呼，
对国王善意地、耐心地劝阻：

"尊贵的国王，请你留在后方，
你两臂衰弱无力，怎能上战场。
虽然时光仍保留你的勇敢精神，
有什么用？力气已随着岁月消尽。

"你把战事交托给我们，愿上帝保佑！
太阳落山时，我们就开始战斗。
我们从这里赶走土耳其的军队，
替你光复祖国，让你重登王位。"

匈牙利人骑上马，行动开始，

追扑抢劫成性的土耳其兵士；
过了不久，就把这群强盗追上，
派去了使者，宣布对他们开仗。

使者回来了，军号响彻长空，
开火了！战争的烽火向上直冲。
军刀的击响，喉咙的嚎叫……
这就是匈牙利士兵作战的信号。

战士们用马刺猛击马腹两侧，
打着马掌的马腿在地面飞驰，
无限恐怖震撼了大地的心脏，
草木哀嚎，人的生命更是危险。

那插着七条马尾的土耳其总督，
肚子可装五桶酒，又大又粗。
他喝酒太多，他的鼻子通红，
乍一看，象一条熟透的黄瓜种。

土耳其军队的大肚子司令，
召集部下，排好了作战队形；
当匈牙利轻骑队开始了冲杀，
土耳其兵象是木偶，一触就倒下。

可是，这冲杀不是儿戏一般，

不久就出现了可怕的秩序混乱。
土耳其兵败了，流着汗和血，
一片血海染红了绿色的田野。

啊，激战时刻，火红的太阳！
土耳其兵的尸体已堆成小山。
可是，那大肚子总督还很活跃，
他向库克力查·杨奇挥起军刀。

杨奇并不把交战当成玩笑，
他向总督走近，大声喊叫：
"伙计！你一人等于几条大汉，
站住！我一刀把你劈成两半！"

杨奇他言行一致，说干就干，
那土耳其总督被他砍成两段——
从马背上倒下：一半倒向左，
一半倒向右；生命就此结果。

胆怯的土耳其兵见到这情景，
哎呀！他们转过身，争相逃命；
逃跑，逃跑……也许现在还在逃，
假如不是匈牙利兵把他们抓到。

匈牙利军队追上了，开始砍杀，

人头象败落的罂粟花一样落下。
只有一个还骑马向远处逃逸，
库克力查·杨奇就跟踪追击。

逃跑的正是土耳其总督的儿子，
他怀里似乎有一个白色的东西。
那是法兰西国王的女儿披着白衣，
她失去知觉，已经神志昏迷。

杨奇跑了很久，终于追上了他，
他拔剑喊道："坏家伙，快停下！
不然我就在你身上打开一道门，
让你丑恶的灵魂到地狱受刑。"

那坏家伙向前跑，不听劝告，
可是，他的马却突然间跌倒。
马儿死了，它吐出最后一口气，
总督的儿子跪下来这样哀泣：

"饶恕我吧，勇士，我的恩人！
不看别的，只看我年纪轻轻。
我爱自己的生命，因为我年轻，
只要我能活，你拿走什么都行……"

"谁要你的东西，怕死的可怜虫！

啊，你还不配死在我的手中；
滚开吧，快回你的祖国去报丧，
它的强盗儿子们得到怎样的下场。”

杨奇下了马，来到公主身旁，
直盯着她那美丽的眼睛观看；
这时候，公主刚刚睁开眼睛，
对杨奇说话，张开颤抖的嘴唇：

“我不问你是谁，我的救命恩人！
我只能对你说出无限感激之情。
为了报答，怎样都行，我表示：
假如你愿意，我就作你的妻子。”

杨奇的血液几乎停止了流淌，
激烈的斗争产生在他的心上；
他那起伏的心潮也终于静下，
当他想起了可爱的伊露斯卡。

杨奇对公主流露出这样的温情：
“姑娘，走吧，首先去见你的父亲。
到那里我们再仔细商量这件事。”
杨奇牵着马儿，他们走着，脚步迟迟……

第 十 三 章

国王的女儿和库克力查·杨奇，
黄昏时分，一同来到了战地。
祝福的太阳射出最后的光亮，
它以通红的眼望着凄凉的景象。

它看不见别的，除了血腥的死亡，
只见一群乌鸦在腐尸上面回环。
在战场上，太阳寻求不到欢乐，
它只是颤抖，向血海里沉落。

一片浩淼的湖水就在战场附近，
清澈的湖水闪烁，象一面明镜。
如今湖水通红，因为匈牙利轻骑
正在洗涤被土耳其兵染污的血迹。

全体士兵把身上的血迹洗净，
又护送法兰西国王进入皇宫；
皇宫和战场没有多远的距离，
他们就陪同这国王走到那里。

匈牙利轻骑队刚刚走进宫殿，

库克力查·杨奇也在那里出现。
在杨奇身旁站着漂亮的公主，
象是灿烂的彩虹在云朵旁飘浮。

老国王一眼把他的女儿看清，
高兴得发抖，抱住女儿的脖颈。
热烈地吻着，他俩的嘴唇燃烧，
长久接吻之后，那国王说道：

“现在，我的心情多么愉快！
去吧，赶快把厨师们叫来，
为了欢迎勇士们胜利回还，
让他们准备一席丰美的晚餐。”

“国王陛下！不需要把厨师叫唤。”
国王身旁有人这样大声叫喊：
“我已经很快准备好了一切，
一桌筵席就在隔壁房间摆设。”

厨师的话是那样低微和温顺，
这语音已飞进匈牙利人的耳中；
过了不久，就邀请他们赴宴，
他们围坐在摆满食品的桌边。

恰如残酷地虐杀土耳其人一样，

他们同食品搏斗，狼吞虎咽；
不足为奇，因为他们饥饿至极，
同土耳其兵作战，累得筋疲力竭。

酒罐移动着，在桌面上飞跑，
这时候，酗酒的国王开始说道：
“光荣的勇士们！请注意倾听，
我要说一桩非常重要的事情。”

匈牙利的轻骑兵们留心注意
领会国王讲话的重大意义，
他喝了一口酒，咳嗽一声，
最后他以下面一段话打破寂静：

“在大家面前说出你的姓名，
勇士啊，谁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
“我的姓名叫库克力查·杨奇，
并不耻辱，虽然它有一点儿土气①。”

库克力查·杨奇就这样回答，
然后，国王对他说了下面的话：
“我给你取一个别的名字，
从今天起，你就叫雅诺什勇士。

---

① 库克力查，匈牙利文的原意是“玉米”，这又是匈牙利农民经常采用的姓。

“雅诺什勇士！现在你注意倾听：
是你拯救了我女儿的生命；
你娶她作妻子，将是美满的一对，
她作皇后，你就继承我的王位。

“国王的宝座已夺去了我的年华，
我在宝座上衰老，苍苍白发。
国王的担子繁重，难再胜任，
我心悦诚服地退位，由你来继承。

“我把辉煌的皇冠戴上你的头顶，
我绝不能把皇冠让给别的人；
只要在城堡里给我小房一间，
我就去住下，在那里度过余年。”

这一切就是国王所说的话，
轻骑兵们听了，感到无比惊讶。
雅诺什勇士对国王的一席话
表示感激，并和蔼地回答：

“国王陛下，感谢你的好意！
对我的奖励，我实在担当不起；
与此同时，我要郑重发表声明：
我不能接受你给我的恩情。

"说起来事情的由来未免太长，
就是我为啥不接受你的报偿；
我说下去，只能使烦恼产生，
害怕烦恼正是我生来的本性。"

"孩子，说吧，我一定听下去，
你不必担忧，那完全多余。"
由于好心的法兰西国王对他鼓励，
雅诺什勇士说了，正象下面所记。

第 十 四 章

"叫我怎样讲呢？……万感交集，
我怎样姓了库克力查这个姓的？
有人拾到我，在玉米的田垄旁，
就把库克力查加在我的头上。

"一位农夫的心地善良的老婆，
（关于这件事，她多次跟我讲过）
有一回，她去田里看管玉米，
见我躺在垄沟里，就把我拾起。

"我拚命哭叫，她同情我的遭际，
把我拾起，紧紧抱在她的怀里；

回家的路上，她这样沉思默想：
‘我自己无儿无女，把他收养。’

“她粗野的丈夫却十分暴躁，
看我不顺眼，使他无限烦恼；
嗳，他在家一见到我的身影，
就破口大骂，骂得花样翻新。

“那好心的女人向她丈夫走近：
‘孩子他爹！你何必大发雷霆，
如果不理睬，不把他收留下来，
你想：我可会受到上帝的宠爱？

“‘他在我们家不会是一个废物，
你有牛和羊，还有大片房屋。
等这可怜的小畜生渐渐长大，
你不需雇长工，让他放羊牧马。’

“不管怎样，他还是收下了我，
可是，从未有好脸色给我看过。
我干活，稍有差错，或违背安排，
他就拿起棍子，朝我脑袋打来。

“我就在劳动和拷打中成长，
很少有儿童时代的欢乐时光；

我整个的快乐和唯一的希望——
就是村上一位美丽的金发姑娘。

“她小时候母亲就突然病逝，
父亲很快又娶了另一个妻子；
可是，父亲不久又把命丧，
从此她就落入了后娘的手掌。

“她是我孤苦生命中唯一的安慰，
是我铺满荆棘路上的一朵玫瑰。
我那样爱她，觉得她长得美，
村民们都说：‘天生的一对孤儿！’

“还是孩儿时期，我就愿意见她，
我对她的爱至今没有任何变化。
星期天一到，我是多么欢喜，
我们和村上的儿童一起游戏。

“我已是少年，时光赶我前行，
我的心已经开始萌动了爱情。
当我亲吻她，我什么都不管，
不管天塌地陷，我眼花缭乱。

“那可恶的后母常常把她折磨，
上帝永远不会饶恕她的罪恶！

若不是我用恫吓把她来阻拦，
天知道她还会干出什么勾当。

“那好心的农妇也躺进了陵园，
我自己的情况一天坏过一天。
她收下了我，把我养育成人，
对我的关心，有如生身母亲。

“我的心肠变硬了！我一生当中，
很少有眼泪在我的眼睛里滚动。
可是，当我来到我养母的坟旁，
我的眼泪就象大雨倾盆而降。

“美丽的金发姑娘——伊露斯卡，
来到教母坟前，她垂头泪下；
为什么呢？教母的在天之灵，
对这孤苦伶仃的姑娘表示怜悯。

“‘只要等待！’她不止一次地说，
‘我总会有一天让你们结合；
你们两个将成为最幸福的人，
怎么不能！……只要等待，等待，孩子们！’

“我们等待着，忍受着苦难和悲泣；
在我们的心里只有这唯一的上帝，

(因为她任何时候说话总是算数)
如果她不是过早地躺进了坟墓。

"可是，死神拖她到另一个世界，
我们的希望也随着全部破坏：
一切使我们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可是，我们还象从前一样依恋。

"上帝对我们忽然有了别的想头，
我们心中的快乐也被它夺走。
有一次，我牧羊时丢了大半数，
盛怒之下，我的主人把我赶出。

"我和亲爱的伊露斯卡告别了，
我怀着痛苦走进广大的世界。
我流浪，流浪到世界的边缘，
最后穿上军装，成了士兵一员。

"我从未叮嘱过她要忠于爱情，
不让她把自己的心给予别人，
她也不说：'我要永远忠于你，'——
我们懂得：忠诚使我们永不分离。

"美丽的公主！你不要叫我留下；
假如我见不到可爱的伊露斯卡，

从此我不会爱任何一个姑娘，
假如我活着，死神把我遗忘。”

第 十 五 章

雅诺什的话使听众深受感动，
他的这段自述，谁能无动于衷？
眼泪在国王女儿的脸上流淌，
同情和痛苦是她眼泪的源泉。

“孩子！”国王向雅诺什召唤一声，
“我不强迫你和我的女儿结婚；
可是，我的头脑里泛起了感激之情，
你不能拒绝，我要赠送你一批礼品。”

国王马上把自己的宝库打开，
又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叫来。
青年就把黄金装进最大的口袋，
雅诺什从未见过这样多的钱财。

“啊，雅诺什勇士！”国王说道，
“你救了我女儿，给你这酬报。
你带走满满的一袋白银和黄金，
它会使你和你的未婚妻高兴。

"我想挽留你，我知道，你不肯，
你一心向往故乡，去投奔亲人，
去吧——但是我要留下你的同伴①；
让我们欢度几天愉快的时光。"

国王说的和雅诺什想的一样，
他是多么渴望见到他的姑娘。
他向公主道别，却十分感伤，
然后他走向海岸，乘上了帆船。

国王和军队护送他来到海边。
众人向他喊道："祝你一路平安！"
帆船漂去了，人们长久地注视，
直到他的身影在云雾中消失。

第十六章

大船载着雅诺什在海上漂航，
海风鼓满了那宽大的帆。
可是雅诺什的思想却迅速飞翔，
航途中没有什么能将它阻挡。

---

① 同伴，这里指匈牙利轻骑队的士兵们。

雅诺什突然产生了甜蜜的幻想：
“伊露斯卡，我心上的姑娘！
你可想到无限欢乐把你等待？
你的未婚夫将带着财宝归来？

“历经万险，我终于回到家里，
苦难之后，我们将成为夫妻，
我们俩日子会过得富裕和幸福，
我不再依靠别人更多的援助。

“那主人虽然对我不太好，
可是我原谅他，把过去忘掉。
老实说，他给了我好的时运，
回到家，我要报答他的恩情。”

雅诺什想着这事，又想到其余，
他的帆船迅速地向前驶去；
壮丽的匈牙利祖国还在远方，
因为法兰西和匈牙利相距遥远。

有一次，雅诺什勇士登上甲板，
他踱来踱去，时间已是傍晚。
船长对青年小伙子们这样说：
“风暴快来了，红光在天边闪烁！”

雅诺什对船长的话没有留心，
只仰望一群鹳鸟在空中飞行；
秋天来了，鸟儿在头上翱翔，
它们一定是来自遥远的故乡。

他以渴望的心情看着那鸟群，
它们似乎带来了欢乐的喜讯，
伊露斯卡！近年来你怎样生活？
还有你——我阔别多年的祖国。

第 十 七 章

第二天，正象天边的红霞预告，
果然起风了，风力还不算太小。
大海腾起万丈巨浪忽上忽下，
狂风赶着浪头向帆船猛烈击打。

船上的水手一个个惊恐万状，
遇过风暴，但没有这样疯狂。
各种斗争的办法都已经失灵，
海上不见抢救这帆船的来人。

乌云来了，旷野里一片黑暗，
一次，突然间雷声在空中轰响。

光波四射，从空中照下了闪电，
一道电光将帆船击成了碎片。

只剩下船骨架，在海上漂流，
黑涛卷没了水手们的尸首。
雅诺什勇士有了怎样的命运？
无情的浪花是否把他吞进？

嗐！当他的生命面临着死亡，
上帝就向他伸出了拯救的臂膀。
用奇怪的方法使他的生命得救，
大海不是他灵魂安息的棺柩。

海水掀起他，掀得很高很高，
他似乎已被甩进云彩里去了。
这时候，雅诺什勇士计上心来，
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了一块云彩。

他两只手紧紧抓住云彩不放，
用巨大的力量挂在云彩下方。
流云运送他，一直到达海岸边，
他放下了手，落到巉岩顶尖。

首先，他应该感谢光荣的上帝！
解救雅诺什勇士的生命于危急。

黄金丢失了，并不为此忧愁，
因为他高兴：尚有生命存留。

然后，他坐在巉岩上向四处张望，
只见格力夫鸟[1]在巢里栖宿。
格力夫鸟正在给它们的雏鸟喂食，
一个念头就打动了雅诺什勇士。

雅诺什缓慢地爬到鸟巢的近旁，
突然间骑在格力夫鸟的背上，
他用马刺猛烈地击着鸟的腹部，
奇怪的马就穿过了大山和峡谷。

这只巨鸟在空中拚命地动摇，
竭力想把他从高空向地面丢抛。
可是，雅诺什勇士却毫不松劲，
他牢牢抓住那巨鸟的脖颈。

雅诺什骑着它穿过许多地区，
有一次，当太阳从东方升起：
啊，晨曦散出了第一道光芒，
照在他故乡的教堂塔尖上。

---

① 格力夫鸟，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怪鸟，据说它长着鹰的头和翅膀，狮子的身体、四足和尾巴，凶猛有力。

上帝啊！雅诺什勇士多么欢乐，
愉快的泪水就从他的眼中滴落；
现在格力夫鸟已感到无限疲倦，
开始收缩翅膀，渐渐落向地面。

它落在小山上，将翅膀缩起，
几乎透不过气，在那里喘息；
雅诺什跳下来，巨鸟在静躺，
他走去了，沉思着走向村庄。

“我没有带回财宝，没有带回黄金，
可是我却带回一颗忠实的心；
这也够了，伊露斯卡，我的爱！
我知道：你长久地把我等待。”

他带着这样的念头走进村庄，
忽然间听到大车轧轧的声响，
车声辚辚，酒桶口发出嘶叫，
村里的居民正准备收获葡萄。

雅诺什毫不留心收葡萄的村民，
他们也不认识这过路的陌生人；
他就这样一直奔向村子中央，
走向他的伊露斯卡的住房。

在前廊的门旁，他的手发抖了，
他的胸膛差点儿要停止跳动。
他推开门，看不见伊露斯卡，
在前廊里住的是陌生人家。

“也许走错了门！”他暗地里想，
他的手紧紧地握着门拉手不放……
“你找谁呀？”一位漂亮的少女
向雅诺什问道，态度十分和气。

雅诺什说明他找的是哪个人……
“你被太阳晒黑，被风吹雨淋！
哎呀！我好半天才认出是你。”
少女说道，语调却十分惊喜。

“请进吧，愿上帝保佑你！
坐下！让我把情况说个详细。”
她引进雅诺什，并让他坐下，
她在他身旁又说了这样的话：

“还认识我吗？也许已经遗忘？
我就是你邻舍的那个小姑娘，
从前我经常到伊露斯卡的家里游戏……”
“快说吧，现在伊露斯卡在哪里？”

雅诺什打断了少女的谈话，
泪水就从她的两眼中流下。
“伊露斯卡吗?”她继续哭诉：
“可怜的杨奇大叔！她已经进了坟墓。”

所幸杨奇没有站立，坐着靠椅，
不然会倒下，受不了这种刺激；
他不知怎样，抓住自己的胸脯，
要撕裂它，将悲哀全部掏出。

他坐了片刻，陷入死的寂静，
然后他说话了，象从梦中初醒：
“说真的，她是否已经出嫁？
就是出嫁，也强于埋葬在地下。

“这样我还可以见到她的面庞，
让我的痛苦换来片刻的欢畅。”
可是，从少女的脸色和表情所见，
她说的却是实情，并不是谎言。

第 十 八 章

雅诺什一头扑在长条桌的一端，
汹涌的泪水就流出他的眼眶，

他倾诉，只是结结巴巴地倾诉，
悲哀几乎使他的话全都吞吞吐吐：

“为什么我不在大海上寻找坟墓？
在战争的喧嚣声中一命呜呼？
为什么？为什么我活在这世上？
我希望雷电霹雳把我彻底灭亡！”

最后，痛苦折磨得他筋疲力尽，
似乎在劳动之后，他需要镇静。
“她患了什么病？死神怎样夺了她？”
他这样发问，少女就这样回答：

“可怜的姑娘忍受了多少苦难，
特别是可恶的后母对她的摧残。
她后母对自己的罪过表示过悔改，
因为她一度成了可耻的乞丐。

“杨奇大叔！她常常把你怀念，
临终前，她留下这样的遗言：
‘我的杨奇，让我们祈祷上帝！
假如你还爱我，我死后也属于你。’

“语音刚落，她的灵魂升了天，
她的坟墓距离本村不算太远。

许多村民参加葬礼，送到村外，
人们流着泪，为她的死而悲哀。”

和蔼可亲的少女刚把话说完，
她就带领他走进村头的坟场；
雅诺什就孤独一人留在那里，
他疲倦了，靠在坟头上休息。

他回忆起往昔美妙的时光，
姑娘纯洁的心灵燃烧着情焰。
她的心和脸——如今已埋进地层，
凋谢，枯萎，一切都变得冰冷。

太阳通红的光线渐渐消散，
一轮苍白的月亮代替了太阳，
透过浓雾，月亮悲哀地窥探，
雅诺什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坟场。

他转身回来。在她的坟头上，
一株小小的玫瑰树鲜花怒放。
雅诺什从树上摘下小花一朵，
在回去的路上他对小花这样说：

“孤零零的花呀！你从骨灰中生长，
你是我流浪途中忠实的伙伴；

我流浪，流浪，直到世界尽头，
时光引导我在死亡的路上行走。”

第 十 九 章

一路上，雅诺什勇士有两个伙伴：
一是咀嚼他心灵的痛苦的忧伤，
二是没有出鞘的宝剑；为了战斗，
屠杀土耳其的士兵，剑已生锈。

雅诺什带着它们在路上流浪，
月亮圆，月亮亏，变了多少模样；
冬天的大地换上了绚丽的春服，
那时候，他的心将忧伤这样倾吐：

“当你已经厌烦了你永久的劳动，
无限的忧伤使你受尽了苦痛！
不杀死我，就不必把我折磨，
去吧，也许你会找到更好的地方安卧。

“我看见，不是你给我带来死亡，
为了死，我可以寻求别的方案。
别的方案，你人生无数的波折！
也许你能带来我所渴望的覆灭。”

他想到这些，就抛弃了忧愁，
可是现在忧愁却又袭上他的心头。
忧愁又一次消失；（心房已经关闭，
他的眼角上仍闪烁一颗泪滴。）

最后，他的眼泪已全部流尽，
他只是保留自己所厌恶的生命，
带着它，带着生命走进一座森林，
他看见一辆马车在那儿留停。

他看见车夫是一个陶器匠；
车轮沉入泥淖，陷没了车轴；
陶器匠打着马儿——可怜的畜生，
车轮却自言自语："我转动失灵！"

雅诺什向他呼唤："好啊，老乡！"
那陶器匠恶狠狠地向他张望，
却又烦恼地回答了这样的话：
"别问我好……问魔鬼的好吧！"

雅诺什对他说："我们俩都够倒霉！"
"你说得对！一路上我跋山涉水。
从早晨开始，我催促马儿赶路，
如今车子陷下，象是被胶水粘住。"

“我帮你忙……但是你要告诉我，
沿着这条路走，前面是什么？”
雅诺什问他，他指着一条小径：
“向右拐弯，可以直通一座森林。

“这路嘛？你可不能一人孤行，
我不说别的……你会断送性命。
那里是巨人们生活的地区，
将永远出不来，谁若是走进去。”

雅诺什回答说：“那个你尽管放心！
首先把这辆马车拖出泥坑。”
他边说边抓住车辕往上提，
车子被拖出来了，象孩儿游戏。

那陶器匠生着大眼睛、大嘴巴，
由于吃惊，它们大得更加可怕；
陶器匠省悟了，刚要说出感激，
可是雅诺什已经进入森林里。

雅诺什去了，没过多久时间，
已经来到巨人国土地的边缘。
一条奔腾的河水从边界流过，
毫无两样，它恰似别处的大河。

岸旁站着一个巨人国的卫兵，
雅诺什勇士一眼把他看清。
他看那巨人时，必须仰起脸，
好象望着一座宝塔的顶尖。

那巨人国的卫兵看见了他，
就向他喊叫，象是霹雳轰炸：
“草丛中有人蠕动，让我查看，
我的脚发痒了，等着，要把你踩烂。”

于是那巨人迈着大步向前，
向雅诺什踩下来。雅诺什拔剑；
那巨人踏在宝剑上，东摇西晃，
呻吟着，吼叫着……跌进河的波澜。

“巨人的下场，正是我的希望！”
雅诺什勇士产生这样的思想；
他这样想着，并且开始奔跑，
横穿大河，巨人身子当作跑道。

巨人站不起来，躺在水面上，
雅诺什已经来到大河的对岸。
他把宝剑从鞘中猛然一抽，
砍下去，劈开了巨人的咽喉。

巨人国的卫兵再也不能爬起，
无法监视他管辖的这块土地；
他一时悖晦，两眼漆黑一团，
等待目眩过去，但却是枉然。

河水从巨人的尸首上面冲过，
大浪汹涌着，变成一条血河。——
雅诺什怎样？幸福还是悲惨？
啊，且听下一章的故事发展。

第 二 十 章

雅诺什一直向森林深处走去；
他走走停停，感到无比惊奇，
因为他在别处所见到的景象，
和在巨人国见到的完全两样。

这地方是一片遮天蔽日的树林，
雅诺什望也望不到树的尖顶。
树叶太大了，使人感到惊奇，
半片叶子就足够作一件大衣。

这里的蚊子也大得难以想象，
就象别地方的犍牛一样肥壮。

蚊子铺天盖地向雅诺什扑来，
他就用宝剑将它们一气击败。

一群乌鸦飞来了！……那可恶的鸟！
他看见一只乌鸦停落在树梢，
这鸟距离雅诺什有二里路程，
它太大了，他以为是一块乌云。

雅诺什流浪去了，他到处张望，
有一次，他面前耸起一堵黑墙，
那是巨人国国王的黑色宫殿，
雅诺什眼前却有幢幢黑影出现。

我不撒谎，那大门真是高大，
要形容它，可找不出恰当的话。
它的高大，满可以想象得出，
巨人国王不会修造小的建筑。

雅诺什来到门前，这样沉思默想：
"外面我已看清，再从里面张一张；"
他不顾巨人们是否会驱赶他出来，
就把宏大宫殿的大门一下子推开。

啊，宫殿里真有看的，他深感惊叹！
国王和他的儿子们在进午餐。

他们吃什么，谁都无法猜想；
谁敢想呢？他们吃的是大块巉岩。

雅诺什勇士走进了这房间，
他实在不喜欢吃这样的菜和饭；
可是，巨人国王有一片感情好意，
邀请他坐下，参加这样的筵席；

“你既然来了，就和我们同吃筵席，
假如你不吃石头，我们就吃你；
吃吧，不然我们就把你捣碎，
用你的血和肉给这食品调味。”

巨人国王所说的这样一套，
雅诺什认为并不是开玩笑；
他胸有成竹地回答了国王：
“我吃，尽管对这食品不大习惯。

“为什么不？依照你们的意愿，
我加入你们一伙，共进午餐，
我只要求一点，你们可以做到：
把石头砸成小块，越小越好。”

国王替他敲下一块石头，足有五磅，
一再督促他吃，坐在他身旁：

“拿起吧，恰好用来作疙瘩汤，
还可作团子，咬碎后一口吞下肚肠。”

“你吃石头吧，你这个混蛋！
我敢打赌：你的牙齿会被硌断！”
雅诺什用了咒骂的话语怒吼，
随后他用右手抄起一块石头。

一大块石头落在国王的前额，
他的头碎了，脑髓四下喷射。
“这回你可塞住喉咙，吃个饱，
胀坏了你的脑壳！”雅诺什笑着说道。

一群巨人怀着莫大的悲伤，
对国王的死表示无限的哀恸。
他们哭泣着，并衷心地伤痛，
一滴眼泪就可装满一大木桶。

一个最老的巨人就对雅诺什哭诉：
“老爷，国王！请饶恕吧，饶恕！
从今天起你就作我们的国君，
我们作你的奴隶，只要不折磨我们！”

“长兄的话说出我们共同的心意，
只要不折磨，我们作你的奴隶！”

别的巨人也都这样苦苦哀求：
“愿作终身奴隶，这要求请你接受。”

雅诺什回答道：“你们的要求，
附带一个条件，我方能接受。
我不能留下来，我要继续流浪，
你们当中选出一个代我当国王。

“不管谁当国王，对我反正一样。
可是，我给你们立下约言一项：
我遇到危险时，需要你们帮忙，
我一呼喊，你们就全体出场。”

“尊贵的老爷，请你带上这口笛，
你在哪里吹，我们就赶到哪里。”
最老的巨人这样说，并把牧笛
交到雅诺什勇士的手里。

雅诺什把笛子装进自己的背囊，
他感到骄傲，因为他打了胜仗。
巨人们发出无数欢呼，祝他幸运，
他在欢呼声中道别，又登上行程。

第二十一章

雅诺什到如今走了多少路程？

他只是向前走去，里数记不清。
他眼前的旷野变得更加黑暗，
有一次他望去，看不见一点光亮。

“是我的眼瞎了，还正当是夜晚？”
我们的雅诺什就开始这样想。
不是夜晚，也不是他两眼失明，
而是他跨进了黑暗国的边境。

没有太阳照耀，也没有星星，
雅诺什勇士只是摸索着前进。
在他头顶上飞过什么东西，
仔细听去，象是翅膀的拍击。

实际上，那不是振翅的声音，
而是一群巫婆骑着笤帚飞行。
很久了，巫婆们住在黑暗国里，
这里有她们的住宅和土地。

在这里，将国家代表大会召开，
深更半夜，巫婆们骑帚赶来。
现在她们听到消息，无限欣喜，
就列队向黑暗国的中央聚集。

她们住在一所很深的岩洞里，

架起一口铁锅，又把火生起。
开门的时候，就望见了火光，
雅诺什勇士闪身往里面猛闯。

雅诺什勇士来到岩洞的中央，
一大群老巫婆马上聚集一堂。
雅诺什蹑脚走向岩洞的大门，
从钥匙孔窥探，他大吃一惊。

许多老巫婆在那里乱挤乱爬，
她们向锅里投着老鼠头、癞蛤蟆……
绞刑架下生长的野草和花朵，
还有猫尾巴、人的头盖骨和毒蛇。

可是，谁能把锅里煮的名称说出？
只有雅诺什走上前去看个清楚，
岩洞不是别的，它是巫婆们的故乡。
这时候，雅诺什产生了另一种思想。

他去摸口笛，把手伸进背囊，
招来巨人们向这一群巫婆开战。
可是忽然有什么碰到他的手，
他上前考察：那是一把笤帚。

在那里，一把把笤帚排得整整齐齐，

巫婆们就是骑着它们来到那里。
雅诺什抓住她们，向远处投去，
巫婆们被摔得几乎快要断气。

这时候，雅诺什吹起了口笛，
巨人们马上就在他面前聚集。
“小伙子们，砸开大门，快往里冲！”
雅诺什下令，他们就向那儿冲锋。

啊，突然响起一阵喧哗，闹哄哄，
一大群老巫婆迅速跑出了岩洞。
她们东寻西找，寻找自己的笤帚，
可是找不到了，一个个走投无路。

那时候，巨人们并没有休息，
他们将老巫婆一个个地抓起；
将她们抛在地上，带着无比憎恨，
她们丧了命，被摔成了肉饼。

这一行动确实有重大的意义，
老巫婆就一个跟着一个死去；
死一个巫婆，天空明朗一层，
黑暗国里一点点地放出光明。

太阳的光线向边缘地带照射，

恰巧惩罚轮到了最后一个巫婆……
雅诺什认出了她？他把她盯住，
啊，原来她就是伊露斯卡的后母。

雅诺什喊道："让我自己打她！"
他从巨人手中把这巫婆夺下，
可是巫婆突然间滑下他的手掌，
哈哈！她逃了，已经逃得很远。

现在雅诺什向一个巨人喊道：
"抓住她，这地狱里的女妖！"
巨人听命，一把抓住这个坏种，
又把她高高地投入大气层中。

抓住最后的巫婆，她已经死亡；
惨死在雅诺什勇士故乡的村旁。
人人都对她表示憎恨和厌恶，
就连乌鸦也不为她歌唱葬歌。①

最后，黑暗国变得一片晴朗，
阳光照耀，永恒的黑暗消散；
雅诺什烧起的大火使人震惊，

① "就连乌鸦也不为她歌唱葬歌"，原是匈牙利谚言，意思是：连乌鸦都不啄食她的尸体。

一把把的容帚都化成了灰烬。

随后雅诺什告别了这些巨人，
他们给他留下了赤胆忠心。
巨人们为他送行，留下友谊永恒，
巨人们向左，他向右边启程。

第二十二章

我们的雅诺什勇士流浪到远方，
抛弃悲哀，他的心已经复元；
他胸前的玫瑰，当他瞅一瞅，
便觉得痛苦不会重上心头。

他胸前挂着的小小的玫瑰花，
是他从伊露斯卡的坟前摘下，
当雅诺什向这一枝花朵端详，
他心里就充满着甜蜜的回想。

他这样流浪去了。太阳下沉，
在他身后留下了火红的黄昏；
火红的黄昏从旷野里散去，
苍白的月轮也紧跟着升起。

他还流浪着，月亮已经隐去，
他已疲倦了，在黑暗中站立，
头枕着土堆，伸开四肢躺倒，
为了驱散黑夜里征途的疲劳。

他躺下，睡着了。他不知道，
他躺在坟场里已经睡着；
这里是坟场，古老的荒冢，
死者们正与毁灭的时光抗争。

午夜时分，恐怖的时刻到来，
每一座坟墓都把自己的嘴张开，
一群披着白纱的灰黯的幽灵，
就从坟墓的喉咙里向上升腾。

它们开始跳舞，唱起欢乐的歌，
大地在它们脚下阵阵地哆嗦；
可是雅诺什勇士已沉入梦境，
舞蹈和歌声都不能把他唤醒。

一个幽灵向雅诺什看了一眼，
"人，活人！"它这样叫喊，
"抓住他，带走他！好大的胆，
他竟敢来到我们的地府阴间？"

幽灵们在雅诺什的面前蹁跹，
绕成一个圈，把他围在中间，
向他伸出手；可是晨鸡一啼，
一大群幽灵就随着啼声散离。

晨鸡把雅诺什从沉睡中唤醒，
他浑身颤抖，由于夜的寒冷；
坟上的野草在刺骨寒风中低头，
他站起来，又向前走，向前走。

第二十三章

雅诺什勇士登上了一架山梁，
黎明的光线照射在他的脸上。
他看到的是无比壮观的景色，
他停下了，遥望四周的旷野。

启明星在半明半暗中闪现，
放射出一道铅灰色的微光；
当火红的太阳升上了天顶，
启明星的余辉也最后消尽。

太阳乘着金车在空中照遍，
温柔地俯视着平静的海面。

大海象是在安闲中睡去，
一眼看去，它辽阔得无边无际。

大海平静了，由于阳光普照，
色彩鲜艳的小鱼在水上跳跃。
阳光照射在多鳞的鱼体上面，
鱼鳞就象宝石一样闪烁金光。

一所渔人小屋俯瞰着大海，
渔夫是个老头，胡子碰得到膝盖；
如今他正在向大海里撒网，
雅诺什走上前，对他这样讲：

“老爷爷，请求你，帮一帮忙！
你可用小船送我到大海彼岸？
假如我有钱，我愿付给报酬，
免费送我吧，请将我的谢意收留。”

“孩子，就是你有钱，我也不要，”
善良的老人这样和蔼地说道。
“这海底下蕴藏着许多的宝贝，
它足够我一辈子生活的消费。

“你怎样来到这里，路上可好？

这是奥帕兰加[1]海洋，你可知道？
我愿护送你到大海的彼岸，
可是这海无边无际，一片渺茫。”

“奥帕兰加海洋吗？”雅诺什叫喊，
“我很早就对它怀着无限的向往。
我设法过去，不管我来到哪里，
何况我还留一手……吹起口笛。”

他吹起口笛。那悠扬的笛音
诱来一个巨人，并向他走近。
雅诺什说：“你可有好大的胆量，
带着我渡过这白茫茫的海洋？”

那巨人说：“我怎么不能够？
我有信心，你骑在我的肩头。
然后你就紧紧抓住我的头发。”
巨人刚刚说完，就向大海跳下。

第二十四章

巨人背着我们的雅诺什涉行，

---

① 奥帕兰加是匈牙利民间传说中的海洋，即不真实、不存在的遥远地方的海洋。

它每跨一步，足有一里路程，
以飞快的速度漂泊了三个星期，
寻不到岸边，大海一望无际。

有一次，在遥远的轻烟薄雾中，
雅诺什看见什么在微微浮动。
"那是海岸！"他愉快地这样喊叫，
巨人说："那肯定是一个孤岛！"

雅诺什问道："那是怎样的岛？"
"是仙人岛，你一定听说过了。
仙人岛！那里是世界的尽头，
渡过大海，那里有幸福在等候。"

"我的朋友，你护送我到那里，
我多么向往仙人国的土地。"
巨人对他说："护送你，我很高兴，
但那里的险恶却威胁你的生命。

"通向仙人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许多怪物守卫着那里的大门……"
"不管它，只要把我送上海岸，
至于怎样进去，我有办法可想。"

雅诺什勇士这样劝告着巨人，

巨人也就不再同他进行辩论。
巨人背起他，把他送上海岸，
然后转过身来，沉入大海的波浪。

第二十五章

三只白熊守卫仙人国的头门，
三只熊爪子很长，性情凶猛。
雅诺什一气把三只白熊干掉，
不是由于恐惧，而是他过于疲劳。

"已经够了!"雅诺什这样想，
激战之后，他需要休息一番。
"今天在这里恢复一下体力，
明天我还得向第二道门进击。"

雅诺什怎样想，他就怎样干，
第二天，他向第二道门开仗。
可是，这里的任务更加艰难，
有三只凶猛的狮子守在门旁。

啊，他卷起衣袖，挥动宝剑，
就向三只雄狮扑去，疾如闪电。
它们以兽性的力量负隅顽抗，

可是，三条生命却毙于锋芒！

这次胜利对他是莫大的鼓励，
象昨天一样，今天他不休息。
于是他把头上的汗水擦净，
他前去，向着第三道门挺进。

愿老天保佑！那可怕的卫兵！
谁看了，惧怕得血液都会冻凝。
一条大龙在第三道门旁防守，
它的大嘴一次可吞下六条犍牛。

战斗中，他施展自己的勇敢，
他也并不缺少机智的思想。
他知道用宝剑搏斗已失去效用，
必须想别的办法才可以进攻。

那龙张着大嘴，大得无法形容，
吃掉雅诺什，就象吃一只苍蝇；
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办法？
他就决定：向大龙的嘴里跳下。

他就在龙的腹中寻找它的心，
寻到了，就将宝剑猛烈刺进。
痛得那大龙的尾巴摆来摆去，

呻吟着，它的灵魂离开了肉体。

雅诺什勇士遭到许多的苦痛，
他决定把龙的腹部钻个大洞。
他终于挖穿了，打开那扇门，
他爬出来，望到仙人国的美景。

第二十六章

仙人国里没有冬季的严寒，
他们在那里度着永恒的春天；
没有太阳上升，没有太阳下沉，
天空中永远照耀着红色的光晕。

仙人和仙女永远生活在天国，
不懂得死亡，只是幸福地生活。
他们不需要尘世的饮料食品，
滋养他们的是爱情的甜蜜的吻。

他们不知道忧愁，由于过分高兴，
泪水也常常流出仙人们的眼睛。
晶莹的眼泪渗透到大地的中心，
看哪！地层下就有钻石产生。

就这样，一群仙女在地层下，

拉起了她们的长长的金发；
从这些发丝中就产生了金矿，
这使掘宝的人感到大喜过望。

仙人国的花朵——愉快的仙童，
就用仙女的目光织成一条彩虹；
他们把一条很长的彩虹织完，
抛向空中，把多云的天空装扮。

仙人们躺在布满鲜花的床上，
他们在入睡之前可嗅到花香。
啊，空气中送来了香风阵阵，
将仙人们轻轻地摇入梦境。

睡梦中他们看见了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影子就是仙人国。
世上的人们初次将姑娘拥抱，
享受幸福，深感爱情的美妙。

第二十七章

雅诺什勇士来到了这个国家，
所见到的一切，他表示惊讶。
玫瑰色的红光使他头晕眼花，
但是，他却勇敢地四处观察。

仙人们对他的出现并不惊恐，
带着孩子般的温柔向他靠拢；
以甜蜜的笑容和温顺的言谈，
率领他走进了仙人国的中央。

雅诺什勇士观赏这里的一切，
他似乎从沉睡的恶梦中复活。
绝望统治着他的整个儿心灵，
他又记起伊露斯卡的面影。

“仙人们在爱情的国度里狂欢，
只有我孤独一人到处流浪！
无论向哪里看，都是一片欢乐，
难道只有我不能过幸福的生活？”

一泓湖水座落在仙人国的中央，
雅诺什勇士悲哀地走向湖边。
这生长在他爱人坟前的花朵，
他从胸前取下，对它这样说：

“你是我唯一的宝贝！我爱人的骨灰！
你给我引路，我永远把你追随。”
随后他把玫瑰花向湖中一抛，
没有更多的迟疑，他也纵身一跳……

上帝的奇迹！他看见什么，看见什么呀！
他看见这朵花变成了伊露斯卡。
他神思恍惚地在浪花里追寻，
救出了已经复活过来的爱人。

啊，湖里蕴藏着生命的泉水，
它的一滴就可以使生命复归。
玫瑰花从伊露斯卡的骨灰中生长，
泉水使她复苏，她脱离了死亡。

我能用华丽的字眼歌唱一切，
但我不能叙述雅诺什的喜悦。
当他把伊露斯卡救上了湖岸，
他把第一个吻送上她的唇边。

美丽的伊露斯卡！一群仙女
围拢过来，愉快地向她望去；
她们称她为皇后，并且狂欢，
仙人们选举雅诺什为国王。

在仙人国各民族的大家庭里，
在伊露斯卡的爱情的怀抱里，
雅诺什勇士到今天一直行善，
在仙人国里担任幸福的国王。

一八四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作于佩斯。

使　　徒



第　一　章

夜来临了，城市暗淡；
月亮在天空的那一边游荡，
群星合起
金色的眼睛，
漆黑的旷野
比恶棍的心还要黑。

唯有那一线光亮
在天上闪烁着，
暗淡的微光，渐渐熄灭，
象垂死者的眼睛，
露出最后一点点希望。

这就是那顶楼里的灯光。
是谁在灯光下彻夜不眠？
是谁住在那顶楼里？
贫困和善良象两兄弟陪伴着他！

悲惨的痛苦，纷繁的思虑，
那小小的房屋怎能容纳？

顶楼象个破落的燕子窝，
一年到头没有修理过。
假如不是雨水从屋顶流进，
在墙上画了一条条花纹，
四壁就更显得空了；
假如不是霉气充满小屋，
屋内就会变得冷清……
雨水在墙上
画上了厚厚的条纹，
象富贵人家的
钟楼里打钟的绳子。
人的叹息声和霉气味，
真叫人透不过气来。
富贵人家的狗
夜里躺卧的地方，
也比这里温暖。

一张松木床，一张松木桌子，
在旧货市场上都卖不出去。
一个稻草口袋铺在床上，
两把破椅子搁在桌子旁边，
一个大木箱子靠在床前，
这就是室内的全部家具。

是谁住在这儿？

在被疲倦的灯光笼罩着的下面，
朦胧与光亮搏斗着……那人影
象是消失的梦幻，
在半暗半明中闪现。

是煤油灯光弄花了我的眼吗？
在屋檐下，
是不是苍白的幽灵
到处移动着？
这穷苦的、穷苦的一家啊！

母亲抱着她的孩子，
坐在床头的大木箱子上。
不幸的孩子
嘶哑地哭着，
挣扎着吮吸母亲干瘪的乳头，
可是，一滴奶也吮不出来了。
母亲沉思着，
疲倦地哭泣着，
眼泪象从屋顶流下来的雪水
不断地滴答着，
流了母亲满脸，
最后，又落到孩子的脸上……
哭，是她沉思的缘故吗，
是她的习惯和天性吗？

泪水流出她的两眼，
象从峭壁中流出的小河一样。

她的大儿子，
已经睡着了，
（似乎是睡着了？）
墙角放着一张破床，
粗劣的旧垫褥铺在床上，
麦秸从破孔中伸头张望。
睡吧，可怜的孩子，睡吧，
祝你梦见面包落到你的手上，
祝你在梦中变成一个国王！

一个年轻的男人——一家的主人，
愁苦地坐在桌旁……
忧郁在他的脑海中泛滥，
也许能把这小屋充满？
他的前额是一部书，
世界上的痛苦全都记在里边；
他的前额是一幅画，
千百万人的饥饿和灾难都画在上面。
在暗淡的前额下，
他的光亮的眼睛冒着火花，
仿佛两颗流动的彗星，
它们谁也不怕，

可是谁都怕它们。
他的目光
在那无边无际的世界上，
越飞越远，越飞越高，
象山鹰在云彩中飞翔！

第　二　章

旷野死一般沉静，
屋内寂静无声，
只有秋风沙沙作响，
屋内时而发出母亲的呻吟。

大孩子静静地从床上坐起来，
头倚在墙上，望着亲人，
一阵尖叫声，似乎从坟墓中发出，
他喃喃地说：
“爸爸，我要吃饭呀！
我强迫自己睡觉，
我强迫自己，但是我睡不着啊！
爸爸，我饿呀，给我面包，
就是给我看看，不吃我也高兴！”

“等到明天，我亲爱的孩子，
等到明天，你会吃到面包，

新鲜的白面包。”

“今天能吃到硬面包，
比明天吃新鲜的还好。
爸爸，等到明天我会饿死，
会饿死，我自己知道！
那样的明天永远不会来临。
你说过多少遍了，
可是永远是受饥挨饿的今天！
爸爸，假如我们死去了，
把我们葬入坟墓，还会饥饿吗？”

“不，我的孩子，
假如我们死去，再也不饥饿了！”

“我愿意死去，我的爸爸，
给我准备一口棺材，
一口白色的小棺材，
颜色象我妈妈的脸一样苍白，
把它抬进坟场，
深深地埋在地下……
死了的人多么幸福呀，
因为他们再也不饥饿了！”

有谁还会觉得

这孩子是天真无邪的呢？
还有什么军刀、短剑，
会比这孩子的
纯洁的双唇，
使父亲的心
受的伤更深？
可怜的爸爸！
他抑制着自己，
可是，泪水骤然间模糊了他的两眼，
流到脸上，
他用颤抖的手把它擦去；
沸腾的热血，
从他的爆裂了的心中涌出！

他并不习惯于抱怨，可是现在
他不可抑制地倾吐内心的一切：
"上帝啊！你为什么创造了世界？
你为什么住在缥缈的天堂，
住在我的灵魂和肉体希望去的地方？
你为什么创造了人，
又给了他们家属？
我怎能不喂养他们，
用我的血，象喂养塘鹅一样？……
可是、我的话有什么用呢，
只有你知道最后的结果；

盲人看不见崇高的未来，
又不许向你询问。
你把我抛到茫茫的大海，
把指南针给了我的灵魂，
它引导我，我向前面航行。
给你，我的孩子，给你吧，
给你一片薄薄的面包。
它一定很甜，因为这是最后一片，
我想给你留到明天，假如你现在吃了，
明天你吃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孩子非常高兴地
接过一片面包，
蹲在床上，
津津有味地吃着
上帝赐给的硬面包；
两眼放出炯炯的光芒，
好象两只萤火虫在夜里闪跳。
当他咽下最后一口，
睡梦也悄悄地爬上了眼梢，
仿佛晚霞散发的烟雾密集在山腰，
孩子静静地躺下了，
他睡着了，带着笑容进入梦境……
啊，孩子梦到了什么？
是棺材，还是面包？

孩子的妈妈在半睡半醒中
一阵叹息，一阵哭泣，
她把婴儿放在大孩子身旁，
又用双手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
于是她也躺在床边睡着了。

男人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
蹑着脚走向他亲人的床前，
在他的妻子面前，交叉起双臂，
他这样痛苦地沉思默想：

“我的亲人，最后你们
都会成为幸福的人！
你们是否已经感觉到
睡梦解脱了你们肩上的
终日负担的沉重的担子？
我的亲人，可怜的亲人呀！
上帝啊，睡梦抚爱着他们，
胜过我爱我的亲人，
睡梦能使他们成为幸福的人，
为什么不使我也幸福呢？
你们是多么幸福啊，
睡吧，我的亲人，
睡吧，祝你们晚安！”

他疯狂地吻着妻子和孩子，
吻着家庭中的三个亲人；
他两手抱在胸前，开始祷告，
（祷告带来的只是空虚的祝福，
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幸运！）
他又走回他的床前，
用温柔的眼睛
看着睡满了人的破床。
在熟睡了的亲人们的脸上，
在玫瑰和天使中间，
飞舞着爱恋的目光；
他从窗子向外望去，
望着漆黑的夜，
他似乎想用
夜里燃烧着的目光，
燃烧起整个世界。

第 三 章

那不眠的灵魂徘徊在什么地方？
它的行程怎样，它去寻找什么人？
它飘泊在高空中，
只有疯子和半神①

① 半神即英雄；神话中的英雄大多是人神结合而成，故曰半神。

才有勇气，才敢飞到天上。

他抛弃了家庭的吃穿的忧愁，
象鸟儿刚刚爬出蛋壳，
颤动着，然后飞翔起来。
他思念着广大人民。
那顶楼里是谁的家呢？
现在它属于世界所有；
方才他拥抱的是他的三个亲人，
现在他拥抱的是千百万人民。

他的灵魂的翅膀在空中扇动着，
他注视着这小小的土地，
象是燃烧完了的
灰烬里的火花。
翅膀迅速地扇动，
象颤抖的烛光，摇摇晃晃，
经过一颗颗星星的旁边。

飞翔吧，飞翔吧！
飞到万里以外的远方，
从一个天边飞到另一个天边，
在那天体的后面，
群星突然地陨落了，
象骑者穿过森林，

密密的森林退向后边。

当天空中出现了
千万颗闪烁的星星，
灵魂在天上奔驰……奔驰……
怎能奔驰到世界的尽头呢？
不！……它要在奔波中死亡！
在夜里，
他用他的视线
环顾着整个世界；
他的目光，
象是一个明亮的太阳，
地球和月亮环绕着它旋转。

灵魂在私语，
在古老的光辉中沐浴，
仿佛天鹅游泳在
清澈的湖中：
"上帝啊，我祝福，我祈祷！
我愿变成一粒微尘向你飞去，
在你面前，我跪下来对你说：
我是你忠实的儿子，我的天父！
你指给我艰难的途径，
遇到困难我绝无怨言，
我祝福，因为命运指点着我，

我要做你忠实的信徒。
世界上的人们都要蜕化，
他们离开了你，做了奴隶……
奴隶却是罪孽的父母，
别的灾难则是罪孽的婴儿。
一些人在另一些人面前卑躬屈节，
一些人奴役着自己的兄弟。
上帝啊，这是对你的嘲笑，
这是人们对你极大的嘲笑！
但是，嘲笑在世界上不能长久停留，
人们应该挽回你的圣名！
我的天父，你给了我生命，
我要为你奉献我的一生。
我会得到什么奖励？
我并不想提出这样的问题；
假如老爷们支给工钱，
最懒散的奴隶也愿意工作。
我是一个希望受奖的人，奖励没有了，
我疲倦地生活到现在，还要到遥远的将来。
我一定能得到奖励，更大的奖励，
不久就会看到：
奴隶们挣脱了枷锁，重新做人。
不管他们有没有罪，
我也要爱他们！
上帝啊，给我光明，给我力量，

我要工作，为我同辈的奴隶们！”

灵魂这样私语着，
从那广阔的天空降落下来，
停在地面，又飞进顶楼，
他的肉体麻木地等待着灵魂的归来。

那男人颤抖着，
寒冷窜过他的四肢，
冷汗从前额流了下来……
他不晓得，他到现在
是醒着，还是睡着？……
他醒着，已经疲倦了，
沉重的眼皮睁不开一点儿。
他舒展着身子，
站了起来，摇摇晃晃，
一头扎在床上。

方才是谁在高空中游荡？
现在他却在这破床上躺着！
世界上的刽子手们，
在绸缎的被褥上伸着懒腰；
而世界上做好事的人们，
却穿着褴褛的衣裳在痛苦中呻吟。

煤油灯燃烧着最后的火焰，
疲倦的生命熄灭了，
夜的暗影已经稀疏，
他的灵魂还在游荡。
第二天，黎明的园丁姑娘，
把玫瑰花撒在窗上，
撒在潮湿的墙上；
初升的太阳的光线，
射到睡着了的男人的前额上，
他象得到了一顶灿烂的冠冕，
象从上帝的嘴边得到甜蜜的吻。

第　四　章

你是谁呀，奇迹的创造者？
你是谁呀，这个男人？
灵魂的衣服——你的肉体，
是用星光织成的牧师的外衣。
破旧的衣裳，
遮盖着你的身体。
你的亲人和你在挨饿，
只有节日来临的时候，
在那没有桌布的桌子上，
才偶尔放着新鲜的面包，
而平日你却不能

为你的亲人和你自己得到。
你要努力使世界
充满幸福！
上帝给你开了一条通向天堂的道路，
假如你到老爷们门前乞求，
他们会把门锁上；
你要知道：
你称他们为老爷，
他们也不会理睬你！
一些人
被称为神圣的使徒，
而另一些人
被称为违逆神意的暴徒。
你是谁呀？你出生在什么家庭？
如果你的父母骄傲地
称你为他们的孩子，
你的脸会不会因耻辱而发红？
你怎样生出？生在雨布上，还是丝绒上？
我要叙说他的身世，
叙说这男人的一生，
我说……假如我能描绘，
我把它描绘得象条小河，
从那荒僻的悬崖中滚下，
在那狭窄的山谷中流过，
嘈杂的乌鸦在那儿栖息，

急浪冲击着石头，
浪花的泡沫怨诉着。

第 五 章

钟声已经宣告午夜来临。
这是严寒的冬天的夜。
两大暴君——
黑夜和寒冷
迫害着他。
在大地上，
在自由的天幕下，
是谁引诱着上帝的幽灵？

在繁华的街头，
人群拥挤着，来来往往，
可是，骤然间变得象凄凉的草原，
象干涸了的河床一样。
在那无人的街头，
只有一个疯子，
象暴风雨般呼啸着。
他一直穿过街头，
似乎身后有鬼在追逐，
他不停地向前跑去。

暴风雨忿怒地飞落到屋顶，
钻进烟囱，猛烈地响着。
他跑着，放开嗓子嘶喊，
那声音震惊了
沉睡的黑夜。
暴风雨飞上了云层，
撕破了它的衣裳，
受惊的星星在颤抖，
在破碎的云彩中间
月亮一处处涌现，
仿佛尸体漂在水面。

瞬息间，
灵魂又一次
把云块连接起来，
它从高空中沉落到地面，
仿佛老鹰扑抓食物，
震动着窗棂；
它摇动着膀子，而且束紧身子，
一个寻找宿处的灵魂，
尖声地吼叫着……发抖着……
响着狂笑的声浪。

城市寂静……在这深夜时刻，
是谁在走动呢？不停地走动着……

一个活的幻影，一个幽灵？
没有声息地走来了。
越来越近，依稀是个女人，
在这朦胧的夜里是谁来了，
是讨饭的老太婆，还是豪门小姐？
她巡视着四周，
看到一辆出租马车，
车夫已在坐位上睡着，
她走到车前，
轻轻地拉开车门，
偷盗吗？不！
她把一个孩子投进车厢，
转身走去了。

不久，对面的大门开了，
出来一位少爷和一位小姐。
他们上了马车，
车夫扬起鞭子，马儿奔跑着……
突然车里发出孩子的啼哭声……
小姐吃惊地叫了起来，
因为一个孩子在她脚下蠕动。

马车停下了。
少爷和小姐下了车，
小姐对车夫这样说：

“给你一点儿报酬，
几个钱足够你打壶酒——
车里放着一个美丽的婴孩，
你把他带走，这是上帝所赐。”
小姐说完，同少爷一起走了。

可怜的孩子，在车里躺着吧！
为什么你不投生为一条小狗？
它在女人的怀抱里，
也能受到抚爱；
现在，你要忍受最大的痛苦，
因为你是人，不是狗，
天知道你未来的命运怎样！

车夫上了车，他搔着自己的头，
他祈祷，还是咒骂呢？
不，他只是不停地嘟哝着。
因为他不喜欢上帝的恩赐。
他想：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假如把他带回家，
主人会把他抛到车夫的头上，
会把他同车夫一起赶出来。
车夫甩起鞭子，愁苦地吆喝着，
使劲地打着马儿。

城郊有座简陋的酒店，
醉汉喧嚷着，
灯光照红了窗棂，
仿佛醉汉红红的脸庞。
车夫不是为了别的，
只是把上帝恩赐的礼物，
放在门槛上，转身走去。

一个酗酒的老头子
喝完了酒，
向酒店里的人们告别，
当他一步跨上门槛，
突然间跌了一交，
象在结冰的雪地上滑倒了。
他起来，摇晃着，移动着脚步，
并且不停地咒骂着。
“门槛从昨天起长高了，”
老头子说：“昨天还不是这么高！
假如昨天是这么高，
我一定会跌交！
可是，昨天我没有绊倒，
昨天也不比今天喝的少；
我是自知酒量的人，
每天喝一定量，既不多也不少。”

他微微直起身子，
慢慢地走动，并且嘟哝着：
"我白说了，
门槛今天比昨天长高了；
我再说也没有用，
我迈步时跨得很高！
这是魔鬼设下的耻辱的圈套。
门槛长高了，真的长高了……
是谁把石头放在门槛上？
是谁？这污秽的世界
非常喜爱暗地里陷害人。
闲散的流氓和醉汉，
把石头放在我的脚下，
我跌倒了，鼻子碰上了脚尖。
我自找安慰：别的醉汉出来，
和我一样，也要跌倒！
我把它放在门槛上，
醉汉们就会遇到不幸。
当他们走出酒店的时候……哈……哈……
可是，你说什么？老头子，你说什么？
啊，我知道了，
你是幸灾乐祸呀？
你不该戏弄我！
我要保护我的名誉，
我回去，

把石头放在门旁。
我做个小偷，在我需要的时候，
我做个强盗，假如命运注定了。
我用石头砸破醉汉们的头，
我把醉汉们的鼻子穿个大窟窿，
那时我的灵魂将重新托生。”

善良的老头子慢慢地走着，
他抛弃了那块丑恶的石头，
伸伸懒腰……挥挥手……哈哈，
发出长久的怪叫声！

老头子非常惊奇，
他沉思着，自言自语地说：
“真见鬼了，
这样的石头我从未见过，
多么柔软。啊，叫起来了！
会说话的石头，多么奇怪呀！
我们到窗前亮处去看看……哟，哟……
是个孩子，一个真的孩子。
祝你晚安，我的弟弟或是妹妹……
可是，你是谁呀？
你怎样来到这里？
是否从你父母那儿逃来？
你一定是个小流氓。

我还向你说什么呢，
我的语言多么疯狂！
都说婴儿的襁褓里也有穷光蛋，
今天我真的开了眼。
啊，谁是你的爸爸？谁是你的妈妈？
如果知道，我送你回家。
可是，他们全是作恶的人，
抛弃了亲生的孩子，
好象把穿破了的皮靴抛到街头。
多么愚蠢的行动，
就连强盗也做不出来呀！
你一定是个穷苦的女人的孩子，
因为襁褓是用破烂衣裳做成……
啊，你的母亲用破衣把你裹缠。
你怎能是富人家的孩子？
你怎能在富人家出生？
谁知道，谁都不知道，
这秘密长久隐藏着。
谁是你的爸爸，可怜的孩子？
谁？……我愿做你的爸爸！
我宣誓：我做你的爸爸。
为什么不能？我好好地教养你。
今天我为你偷窃，
当我年老不能工作的时候，
那时你再为我偷窃。

不是吗，我养活你，将来你再给我养老。
多么好啊！现在让我们订约，
我们父子去偷东西。
慢慢也就不觉得
偷人家的东西良心有愧了。
我回去和女邻居商量，
你要吃奶呀……吃奶……哈……哈……
恰好昨天女邻居
埋葬了她自己的孩子，
她的两只奶头可以喂你；
不过她是个财迷，
为了钱，魔鬼她也可以喂呢！”

老头子沉思着走回了家。
孩子在他的怀里呱呱地哭着。
他给孩子安排一个住处，
就在那地下室里。
这时老头子从门缝探进头去，
向饶舌的女邻居吆喝；
女邻居从睡梦中惊醒。

“女邻居呀，我要找一根蜡烛，借个火。”
老头子说：“快点儿点起蜡烛，
不然我就点燃起这房屋。
为什么？为什么？你问为什么？

我已经说过，借个火，吃点奶！
这样……一个孩子接着一个，
你把他们喂养大。
哪儿来的？我是拾来的，
愿上帝为他祝福！
我的话说完了，
上帝也非常爱我。上帝爱我，
胜过他爱牧师。
“啊，这是一个宝贝！
女邻居呀，你喂养他，
这个孩子比你自己的孩子还好呀！
你抚养他长大，
费用由我支付，
我们先商量好，再订个约。
说真的，鬼知道
现在钱是多么紧，
我没法偷盗，人们都生着千只眼睛；
但是，我要象国王一样给你钱，
因为我有上帝的支援。
我说女邻居呀，你教养他吧，
我也会象爱眼珠一样地爱他，
因为孩子是我晚年的希望。”

他们订好了约。
女邻居抱起冰冷的孩子，

她把奶头塞到孩子的嘴里；
孩子甜蜜地吮着
她的悲苦的生命。
刚满月的孩子就转了许多人的手！
谁知道在将来还会受什么折磨！

第　六　章

第二天早晨，老头子
惊奇地向女邻居看了一眼，
并且这样问道：
"好吗，小客人？一定很好！
可是，这里有一点儿寒冷，
你这个奇怪的女人，你这个老妖精，
让你生起火来……我不是说过一百次了，
费用由我付清？女邻居呀，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还不知道呢。"

"男孩子，我的老邻居，是男孩子，
是一个非常机灵的男孩子。"

"好啊，好啊！七八年以后，
让他学小偷。我把他培养成一个
象基督一样聪明的小偷！

可是，女邻居呀，我们说了好多的废话，
现在应该商量一下怎样教育他；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
那个瞎孩子塔玛斯就是由我教育长大，
前些日子他被判处了绞刑；
他是个小偷，一只眼的小偷，
就连一千只眼睛的上帝都被他偷了。
我的孩子，别害怕，
你绝不会成为一个笨蛋。
我说女邻居呀，
应该给孩子起个名字，
因为他在世界上要成为一个伟人。
你想什么？我的小天使呀！
我怎样称呼你？……昨天是什么日子？……
是除夕呀……多么好啊，
给你起个名字叫锡尔维斯特[1]吧。
女邻居做你的教母。
给你行洗礼，
正式给你起个名字，
那时你是基督徒，而不是异教徒了。
当你死后走进天堂的时候，
守门的圣彼得[2]也不会拒绝你了。

---

① 匈牙利原文的意思是"除夕"。

② 根据基督教的传说，耶稣的门徒圣彼得掌管着天国大门的钥匙。

罐中有圣水吗?……有!……
把孩子扶起来,
抱到我这里来……可是,等一等啊,
如果要我做牧师,还得穿上法衣……
再把小口袋扎在我的脖子上。”

老头子扎好口袋,
从罐中取出圣水,
这是多么隆重的节日,
给孩子行洗礼,
给孩子起个名字叫锡尔维斯特。

第 七 章

四个年头过去了,
婴儿一天天长高了,
他在黑暗中成长,
在那罪孽的地下,
同蛆虫住在一起。
他没有呼吸过新鲜的空气,
也没有见过美丽的大地。
他活着,仿佛死去了一样。

老头子心里充满着愉快,

聪明的理智闪烁在他的脑海中，
仿佛石头击出一道道的火星。
老头子想：星星之火
也会迸发出一片火焰。

孩子刚满四岁，就偷了小商贩的许多水果；
又从讨饭瞎子的帽子里
偷了许多铜板。
当孩子偷回来的时候，
老头子对他大加称赞，分给他面包，
可是，当孩子什么也偷不到的时候，
老头子就向他咆哮。
孩子不想去偷了，
可是老头子对他的希望，
显然更增长了——
他企图不倦地
在那未来的岩石上，
铸造起从未有过的
空中堡垒。
老头子罪不容诛！
就是把他吊上绞架，
也是死有余辜。

女邻居看见了
老头子被判处绞刑，

刽子手把绳子
套上他的脖颈，
他的舌头伸得很长，
仿佛讽刺这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也在讥讽着他。
判决老头子死刑以后，
女邻居恐惧地跑回了家，
她对孩子假惺惺地说：

“现在魔鬼要抓你去了，
你这个坏孩子，该下地狱！
从今天起，我不能养活你了，
你也别想白吃我的，
把你养得又肥又胖，象喂鹅一样。
过来，我告诉你：
我把你送出大门，
如果你回来，就把你抛进臭水塘！”

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好依从老太婆的行动。
当孩子走出去，关上了门，
长久地响着关门的回声。
孩子走了，慢慢地走去了。

孩子走去了，一直地走去了，

从一条街穿过另一条街。
在他面前从未有过这么长的道路。
他所看到的，样样显得新鲜……
华丽的商店，花花绿绿的人群，
他呆钝地望着，又继续前行。
一条条小街落在后面，
宽广的道路通向远方，
可是他始终未能走到城边。

他走着，看着热闹，望着市面……
他已经疲劳不堪。
他找到一个街角，
躺下去，头枕着一块石砖。
两个机灵的儿童拿着玩具，
在他对面愉快地游戏；
他微笑地望着他们，
似乎他也在同他们一起玩耍，
他长久地望着他们，
直到他很熟地睡着了。

他睡着了。
他梦见两条又尖又红的铁棒，
慢慢地向他移来，
向他眼前移动着，迸发出火花……
孩子尖叫了起来，

他从绝望中惊醒……
时间已是深夜。
天空布满星星，
街上断了行人，
只有一个老巫婆
站在孩子面前，
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孩子怕她，胜过
夜里梦见的火红的铁棒……
他缩着身子，蜷成一团，
又把头蒙了起来，
不敢看那个妖妇，
不敢偷瞧她一眼。

老巫婆抚摸着
孩子的脸，
并且温柔地对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孩子？
谁是你的爸爸？谁是你的妈妈？
他们住在哪里？我送你回家，
来，跟我来吧！"

"我叫锡尔维斯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我是私生子，一位老太婆在街上把我收下，
她赶我出来，不许我回去，

还这样吓唬我：
假如我回去，就会被她抛进臭水塘。”

“跟我来吧，可怜的孩子，
跟我来，我做你的妈妈，
我是你好心肠的妈妈……跟我来吧！”

老巫婆拉起孩子的手，
孩子忧愁地跟着她走，
他绝望地颤抖着，
未来的命运怎样？他是不知道的！

“孩子，你看，我就住在这里，”
老巫婆说，
“这是我住的地方；
你要住在厨房里，
和我的小狗在一起！——不单是你。
看……狗多么好呀！
你就和它住在这里，
那里有一块毯子做你们俩的铺盖，
多么好的床，再好也没有了！
狗对你一定很亲热，
不要怕，它不会咬你，它是一条好狗。
看哪，它不是高兴地瞧着你，
愉快地摇着尾巴？

你和狗会象兄弟般相爱，
我绝不嫉妒你们俩。
睡吧，躺在它旁边睡吧！
你饿啦？我给你烧点饭吧。
可是，时间太晚了！你也困了？
吃完饭睡觉，
对小孩子特别不好，
夜里会梦到魔鬼。
睡吧，睡吧，我的孩子！"

老巫婆抛下孩子睡觉去了。
孩子畏惧地
滚到狗的旁边，
他只盖着毯子的一个边，
他不敢挨近他的同伴。
可是，小狗
友好地偎依着他；
它的发亮的眼睛，
在黑夜里闪烁着
亲切的火花；
一股勇敢的力量
冲入了孩子的胸膛。
他们越挨越近，
他们越靠越紧。
他梳着小狗的皮毛，

狗儿舔着他的脸，
他对狗儿说话，
狗用啜泣和摆着尾巴作为回答。
他和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第二天老巫婆
向孩子这样说：
"现在你要注意，我的孩子！
你别再想
我白白养活你了，
因为就连耶稣
都没有棺柩保存下来。[①]
你要干活，因为《圣经》上说：
'……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②]
我的孩子，你别害怕，
给你一点轻微的活：
去给我讨饭，别的不做。
我厌倦了讨饭的生活，
因为我太胖了，
我怎能沿门求乞，
那些吝啬鬼会把我赶回来。

---

① 这是匈牙利文中的一句成语，意思是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以后，后人没有把他装入棺材，当然无法保存他的尸体，所以造成了人间的贫困。

② 见《圣经·新约全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

你替我讨饭，
他们会可怜你，
会给你吃的。
你说你是个孤儿，
爸爸刚刚死去，
妈妈在病中挨饿。
你上街去讨饭，
我就找个藏身的地方监视你，
你要知道：获得幸福是不容易的；
孩子，我说的都是实话。
假如我高兴了，我就是个最好的人，
假如我生气了，我就是个最坏的人。
我亲爱的孩子，
你把这些话记在心里。
你向他们伸手求乞，
凡是比你穿得好的人，
不要怕，你就迎面走去。
伸出你的手，
低下你的头，
皱起你的眉头，
张开嘴，
用唾沫润湿你的眼睛，
念叨你病中的母亲和上帝的圣名，
这样你就会得到怜悯。
你懂了吗？我的孩子！

假如你不懂，我再重新解释，
可是，在我讲完以后，
你要不用心学习这些学问，
我就用棍子打你。”

孩子学会了各种动作，
永远也不会忘记。
他给老巫婆表演，
孩子的聪明伶俐
使老巫婆大为惊喜。

“我可得了你这个宝贝，
我的孩子，哈哈哈！”
老巫婆喋喋不休：
“我们真要过伯爵的生活了，
真正的伯爵生活！
不久我们就会有收获……
你难道还会挨饿吗，我的孩子？
我们要过幸福生活了！
你不要吃得太多，
不然就要象我一样胖得难过；
轻便的腿脚，
可以追逐兔子。
肥胖的乞丐，
会给自己带来祸害。”

老巫婆领着孩子走到
繁华的街头，
她命令孩子向人群中走去，
而她却走进一家酒店，
从窗子里向外望着；
当过路人把东西
放在孩子手中，这时候
她就举起酒杯，
微微冷笑，一饮而尽。

第　八　章

日子象往常一样过去了。
孩子讨饭和挨饿；
老巫婆想：
怎样叫孩子不发胖。
孩子生来别的不会，
只知道讨饭和挨饿。
他无数次地看着，
两眼努力地看着
儿童们的玩耍，
他想：这是多么愉快的游戏，
这才是童年生活中的快乐！

他一天天地
越来越感到
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讨饭生活已过去整整两年。
他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了，
他心酸地眏着眼睛，
泪水充满了眼眶。

孩子有个唯一的朋友，
这个朋友天天和蔼地瞧着他，
他爱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也爱他；
他和朋友，
分吃一块
从城里讨来的
或许从家里得来的面包；
这个朋友就是狗，
是他过去的同伴。

孩子每天早晨出去讨饭，
晚上为了照看狗也要回家，
他和狗在一起感到高兴！
老巫婆有些嫉妒
孩子对狗的友谊；
她嫉妒
狗儿爱孩子胜过爱她；

她无数次地打它，
当狗被打得痛苦地嚎叫的时候，
孩子也在旁边哭泣。
老巫婆从家里
无数次地
赶出了小狗，
每次当它回来，
只到孩子跟前殷勤地摇着尾巴。

孩子这样生活着，已经六岁了。
他仿佛忍受了六百年的痛苦，
只享受了几分钟孤儿的快乐！
有一次，他站在街角，
不停地战栗着……那是深秋的夜晚。
浓雾弥漫在泥泞的街道上，
他赤着脚，光着头，
站在烟雾笼罩着的街道上，
他向每个过路的人乞求，
伸出他的黑瘦的小手。
突然一种声音震惊了他，
仿佛钟声
为垂死者哀鸣，
他的灵魂受到了震动。
一位暴躁的老爷，
站在他旁边，用恶毒的眼睛

长久地不动地望着他。
这时孩子想逃跑。
“站住！”老爷喊着。
孩子站住了，一点也不敢动，
老爷问：“你可有爸爸？可有妈妈？”

“有……”孩子想这样说：
“爸爸刚刚死去，
妈妈在病中挨饿。”
但他在老爷面前
不敢撒谎，
话在喉咙里咕噜着，
他想就这样照实地回答：
“我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我不知道谁是我的爸爸，妈妈，
因为我是个私生子。”

“跟我来吧！”暴躁的老爷说，
孩子跟在他后面走去了。
老巫婆从藏身的地方出来，
喊着：“站住！
你这个撒谎的小畜生！……
我说老爷呀，他是我的儿子！”

“仁慈的老爷，”孩子恳求着，

“仁慈的老爷，我不是她的儿子。
您救救我吧，把我带走，
我要寻求童年的快乐！
我已经厌倦了讨饭生活；
我天天给她讨饭，
她不给我吃的，却让我挨饿。
为了使我枯瘦，面色发黄，好去讨饭，
见到我的人都非常可怜我。
哎呀，现在我还饿着肚子呢！”
孩子这样说，并且望着
暴躁的老爷；滚滚的眼泪
从他那充满哀求的眼睛里流出。

“啊，小畜生，啊，违逆神意的小畜生！
你这个魔鬼树上的恶果！”
老巫婆咒骂着孩子，
“你这个撒谎的东西，
脸皮比皮靴底还厚，
你头上生疮，脚底流脓！
给我讨饭去，你这个懒虫，
你真把我羞死了！
如果你以为讨饭不自由，
我就不在你后边监视你。
你说，为了讨饭我打过你几次？
今天你却和我这样为难！

我虽然穷苦，
但不需要我去讨饭，
因为我做了许多好事。
今后我还让你挨饿，不给你吃的！
从前我把最好的面包
从我的嘴里拿出，
放进你的嘴里！
这些你全忘记了……全不承认了。
你这个黑良心，丑恶的灵魂，
你这个小坏种，你否认了你的妈妈，
你亲生的妈妈？
我的五脏怎能和你的
肺腑分开？
世界上没有人象我这样慈祥，
而你是个多么坏的孩子呀！
可是，审判的日子就要来到……
你一口否认了
养育你的亲娘，
否认了你的父母！”

老巫婆的话语不断，
仿佛磨石隆隆地磨研；
暴躁的老爷
一句接着一句说：
“够啦，这场喜剧，

还等我用棍子打你，
你这个妖精！
话一出口活象水龙头；
假如你清醒过来了，
你就回去取洗礼证，
(我住在那宽大的房子里)
拿孩子的洗礼证，
才能把孩子领回去。
你快给我滚开……
来……跟我来，我的孩子！”

孩子跟老爷走了，
他时时回头看着，
害怕老巫婆追来
抓住他的衣领；
但是老巫婆没敢追来，
她站在那里，
洗礼证难为着她，
她翻动着她的冒火的眼睛，
仿佛熔铁炉喷着火花。

第 九 章

孩子有了好的工作。

他再也不需要偷窃了，
也不需要讨饭了。
多么幸福，多么快乐啊！
可是有时悲哀的大鹰落到
孩子的头上：如果老巫婆
带着洗礼证来了，
那时孩子将会怎样？……
有时悲愁象乌鸦一样，
向他的头顶上飞落；
当他想起了忠实的狗——
他的同伴，他的朋友的时候。
他想念着狗，
他想还是回到老巫婆家去讨饭，
只要他和狗能在一起。
孩子常常梦到狗，
他梦到，他抱着狗，
狗舔着他的手和脸，
当他醒来见不到狗的时候，
他长久地放声哭着。

暴躁的老爷把孩子
领回了家，给他安排了一个
仆人的工作。老爷给他刷去
积在身上的厚厚的灰尘，
给他脱去了褴褛的衣裳，

换上了新装。
这使他多么高兴啊！
他认为他以前没有生存，
现在又重新投生。
这时老爷把孩子
叫到他面前，严厉地说：

“喂，这是我自己的儿子，
你要称他为可敬的少爷。
他支使你，
你要听他的话，
因为他是主人，你是仆人。
你别的不做，只伺候少爷，
这件事你能做好，也就够了，
你要看准少爷的眼色；
你做得好，祸害不会落到你的身上，
给你吃的、喝的和穿的……
你做得不好，我就给你
穿起你那件破衣衫，
我抓住你的脖子把你赶出去。
让你走进广大的世界去讨饭，
和你从前一样到处流浪。”

小仆人伺候着
骄傲的少爷，

他站在少爷身后，走路跟在后面，
仿佛是少爷的背影；
他注视着少爷的嘴唇的蠕动，
少爷刚刚发出命令
他就马上完成。
可怜的孩子
忍受了多少痛苦！
因为骄傲的少爷
是个小坏种，
他和别的
少爷们相同。
他想，他是少爷，
也要学老爷们的举动——
假如热汤烫了他的嘴唇，
他就打小仆人的耳光；
假如小仆人没有向他请安，
他就把小仆人头上的
帽子甩掉，
抓住他的头发；
他给少爷梳头，
梳子在平滑的头发中间梳过，
但是少爷一不称心，
就把梳子夺下来。
少爷故意踩他的脚，
走路时把他挤到沟里，

往他身上抹泥，用棍子打他，
仿佛从他身上打扫灰尘。
少爷向他眼睛里泼水，
小仆人哭了，他就骂他是私生子。
可怜的孩子遭受了多少痛苦，
新的折磨也一天天增多，
但是他忍受着，
坚决地忍受着，象男子汉一样，
因为他有一颗崇高的心。

他为什么忍受着痛苦？
为什么不离开这受苦的地方？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

当他登上行程，
隐避到大自然里的时候，
不是舒适的生活
和华丽的衣服
把他引诱回来；
也不象鸡和鹅一样，
到处游逛，当饿了的时候，
又回到它们夜宿的地方；
也不象云雀和夜莺，
牢笼的门为它们打开，
在笼子旁边为它们准备好饲料，

自由地飞翔，满意地啄着食物，
最后又飞进牢笼。

孩子沉思着，
象在自由中沉睡的小鸟儿
留下来；象鸡和鹅
当它们走了，又回来。
是什么引诱着孩子？
是学习！

他站在少爷身后学习着。
他悄悄地站在少爷身后，
窥视着字里行间，
十分留意地听着
教师的每个字眼；
只要他学过一遍，
永远也不会忘记。
他比少爷先学会了
读书和写字。

日子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
知识就这样不断地增加，
好象梅花鹿的双角
生了枝，发了叉。
孩子为了这点感到骄傲。

如果愚蠢的少爷
弄错了问题，
仆人看出了他的错误，
就暗地里发笑。

在教师面前，
无形无影的小仆人
并没有失去他的高贵。
教师知道他比少爷更有才能。
如果少爷不知道的功课，
为了羞耻那个懒虫，
教师就对小仆人发问，
他得到了详细的回答，
然后，就叫少爷感到可耻。
小仆人感到非常光荣，
但并没有给他增加快乐，
骄傲的少爷
每次都残酷无情地
申斥他。
新的和粗暴的迫害
加到可怜的小仆人身上，
他越来越感到
他和少爷不平等；
当少爷打他的时候，
痛的不是他的肉体，而是他的心灵；

脸上发红，不是因为挨打，
而是因为耻辱。

孩子已经十六岁了。
太阳每天都投射着光线，
投射到云雾所笼罩着的脑海里
每一道光线都是一个字母，
千万个字母写成这样的文章：
“贵人有什么权利打我？
人有什么权利打人？
上帝创造了人
不都是平等、相同的吗？
人们称上帝是正义之神，
假如上帝是正义，就应该
对每个人表示相同的慈爱。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不管我将来的命运怎样。
为了面包、衣服和栖身之处，
不得不给老爷们服务，
所以我才做了仆人。
他们有权利强迫我工作，
但是他们没有权利打我。
他们只能再打我一次了，
我宣誓：再多，我决不忍受！”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下一次的行动，
（不需要长久地等待），
少爷举起手打他的时候，
他喊着：
“请您住手！
不然我要给您个回击，
打得您哭得要死为止。
狗的生活我过了很久了，
随便打我，踢我……
现在我做了仆人，
仆人也是人！
在这里你们一只手
给我恩惠，
另一只手却拿着棍子打我；
这样，我们就永远断绝
我们之间的关系！”

小仆人的话把少爷骇得
目瞪口呆，身子变得僵硬，
少爷喷着唾沫，粗野地骂着：
“啊，你这个奴才，你这个暴徒！”

小仆人轻蔑地
这样回答说：
“啊，奴才，假如提起我的出身，

也许我的父亲

在所有贵族中是最高明的人，

他虽然把我抛掉，

这是他的过错，一点儿也不怨我。

因为每个老爷都凶恶得象你一样，

所以我的父亲才把我抛掉。

倘若我成了一个正义的人，

我是非常感谢我父亲的举动。

暴徒？……暴动……暴动……

这是人民长期感受到以后，

干出来的实际的革命行动。

暴徒才是真正的人！

我骄傲地说：我是一个暴徒！

只要我心里感受到的，

我就敢于把它讲出；

我参加千百万人民起义，

整个世界就要天翻地覆，

仿佛斯巴达克思① 震动了罗马，

角斗士用挣脱下来的铁链

---

① 斯巴达克思，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奴隶主统治时期的一个角斗士，他领导十个奴隶起义以后，曾经屡次打败罗马官兵，形成一支数万人强大的武装，继续与罗马官兵战斗，获得多次胜利。但是由于起义者内部意见的不统一，再加装备优良的罗马生力军的攻打，起义军于公元前七一年惨败，而斯巴达克思一直战斗到死。他领导的这次起义是古代社会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罗马奴隶主的统治，加速了罗马共和国的灭亡。

攻打着城池宫殿！——
再见吧，仁慈的少爷！
今天我以人的资格向您说：
倘若有那么一次——
我能为奴隶解放而战斗，
我愿献出我的生命，
我愿在绞架上死亡，
而永远不做仆人！”

青年转过身走了出去，
他永远抛弃了那贵人的家，
他生活在那儿，
仿佛鲜花浸在浑浊的河沟里。

他无目的地向旷野里走去，
壮丽的景色引诱着他的脚步。
他的心在燃烧着，
象被点燃的城市一样，
暴风雨里的巨人
向那里飞去；
在那火焰里出现了
神话般的奇景！
火焰烧炼着他的灵魂，
仿佛铁匠炉烧着火红的铁。

教师跑出了城
去追赶青年。
他跑得呼呼直喘，
好容易才把青年追上。
脸上的汗水湿淋淋，
他擦去汗，
一路上他和青年这样讲，
他的话前前后后
没有什么连贯：

“孩子，你拿着这几个钱吧，
这是我一年劳碌的收入；
如果你在外边发了财，
你就把它保存起来。
我早就说过这样的预言：
你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从前我还没有看出你是一个有为的青年。
我同你一样，见到世界上的污浊，
但是，我总不敢讲。
当你发表演说的时候，
我怕你，凝视着你的灵魂的深渊。
愿上帝为你的每一句话祝福！
我劝告你，命令你，
我诚恳地命令你：
你要学习！完成学校里的课程！

不然你要受到咒骂，
受到上帝的惩罚。
你生来不是为了你自己，
而是为了祖国和全世界。
我再次劝告你：要学习！
这道理
你也懂得，
我相信，你一定喜欢学习。
愿上帝祝福你，孩子，
祝你一切都幸运，生活得幸福，
祝你时常想起我！
假如你不接受我的劝告，
那你就把我忘掉！”

青年低下了头，
他要亲吻那善良的教师的手，
但教师不准许；他拥抱青年，
亲吻他的脸，
他们就这样含着眼泪分别了。
青年有了希望，
青年感到非常高兴！
他生来初次遇到
人生的爱。
十六年来，他生活着，
受着痛苦，

现在他终于遇到了这样的人：
不是把他推开，赶走，
而是拥抱他！

第　十　章

青年走出了城。
他从狭小的房屋中走出，
仿佛从监狱中得到解放；
他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接受着上帝的最贵重的礼物，
他的两腿增加了力量，
灵魂也长上了翅膀。

有一次，他久久地回望。
他走得很远了，城市远远落在后方。
房屋融化成一团，
遥远的浓雾吞没了
红色的钟楼的顶尖，
蜂群般的嘈杂声也渐渐消散。
青年催促着自己：
“快走吧……快走吧！
假如说那儿是我的生命，
我不回头听，也不回头看

我过去住的地方。”
他走了，象鞭子在后面打他。

当城市全然消失了，
他站在无边的旷野上，
现在，他感到他是自由了。
“我是自由人了！”他喊着，
“我是自由人了！”
更多的话他说不出来，
但是，他的泪水，
述说着他的心情，
比舌头说得还要尽情。
啊，他怎样感受，怎样想呢？
当他第一次得到自由的时候！

青年向前走，继续向前走。
美丽的风景引诱着他，
他向那里走去。
他了望着平原和高山，
了望着山间的森林和平静的田野，
这一切都映入他的眼帘，
样样在他面前显得新鲜，
他初次看到
壮丽的大自然。

在大森林里，
在云雾的上面，
高耸入云的山峰之间，
咆哮的河水滚滚奔流，
仿佛霹雳的轰鸣……
在那广阔的田野上，
小河潺潺地流淌，
甲虫嗡嗡地爬行……
青年停下脚步，
带着爱慕的心情环顾四周，
美丽的大自然吸引着
他的心灵和两眼，
神圣的理智给了他力量，
他跪在地上祈祷着：
“我祷告，公正的上帝啊，
现在我知道了你是谁。
我多少次听到，又多少次祈祷着，
但是，我不晓得你的名字。
壮丽的大自然给我解答，
给我解答你的权利和你的道德……
你使人们赞颂你，永久地赞颂你！
我祷告，公正的上帝啊，
现在我知道了你是谁。”

青年在旷野里流浪，

欣赏壮丽的大自然，
可是，不幸的命运，
在世界上到处可以看见；
贫困和罪恶到处折磨着人。
他开始感到他自己
还不是最不幸的人，
当他疲倦了的时候，
还有人对他表示怜悯。
他越来越感到
自己的不幸是多么渺小，
后来，他全然忘掉了
自己的不幸。
他想的是广大人民的疾苦。
他躺下去，头枕着一块石头，
悲愤的眼泪夺眶而出。

第 十 一 章

可怜的青年到处流浪，
他回忆起了善良的教师，
当他们分别的时候，
给他生活所需的金钱；
青年想起这件事情，
没有把它全部遗忘。

他走进了学校，
刻苦地求学，
在同学中间，
他象星群中的月亮。
他们对他感到惊奇，但并不爱他；
他那崇高而神圣的灵魂，
变得象岩石一般的沉重，
再加上嫉妒和嘲笑
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重伤，
并且对他不停地射出
诽谤的利箭。

"你们为什么欺负我？"
他对周围的人们
温和地、善意地说：
"你们为什么欺负我？我的朋友们！
我学习不是为我自己，
而是为了你们。
你们要相信，
我学习不是为了我自己，
而是为了受奴役的人们，
假如你们能看到我灵魂的深渊，
你们就会爱我，我的朋友们！
将来你们会爱我的，
象我现在爱你们一样。

假如你们能看到我灵魂的深渊，
就会知道我是多么平凡。
你们不要砍掉树上的枝丫，
过去它给你们结满果子，
和长满遮荫的密叶。
可怜的没有远见的人们啊，
将来你们会爱我的，
我敢向上帝宣誓：你们一定会爱我的！”

讥笑声跟着青年的话语，
他们把新的子弹
装进了嘲笑的武器，
射到青年的心里。

青年渐渐地和世界隔绝了！
他独自沉没在缄默中，
他避开他们……只有一个朋友，
那就是永不打搅他的寂静。

他生活在被人们所认为的
缥缈幻想的世界中，
但是他晓得这些幻想
是真实的，是活的生灵！
未来的奇景
吸引着他的心灵。

他独自一人勤奋地读书，
仿佛信徒读着《可兰经》，
仿佛信徒读着犹太《圣经》，
他用心地读着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这部伟大的著作，
人人都从中汲取了新的知识。

它向一些人祝贺，向另一些人咒骂，
它祝贺一些人生存，咒骂另一些人死亡。
它把宝剑给一些人，并且对他们说：
"去吧，不要盲目地行动，
你们要为人类的生存而斗争！"
它对另一些人说："放下你的宝剑，
你的斗争是白费的，
世界永远不能幸福，
千百万年以前就是这样。"

青年从书本中学到了什么？
他思考着什么？当他那颤抖的手
合起那部伟大的著作的时候？……
他想：

"一粒葡萄是一颗小小的果子，

它也需要一个夏天才会成熟。
世界是颗果子，是颗大果子，
假如一粒葡萄都需要一个夏天，
而大果子得需要多少个夏天
才能成熟？……
要经过几千年，也许几万年，
大果子才能成熟；
从那时起，到世界的末日，
人们才能同享欢乐。
太阳的光线使葡萄成熟，
直到变甜；多少太阳的光线
才能使它温暖，
几十万、几千万太阳的光线？……
光线能使大地成熟，
但不是太阳的光，
而是人类灵魂的光！
每个伟大的灵魂都是一道阳光，
但是，伟大的灵魂是多么稀少。
我们怎样祝贺呢，
当大地就要成熟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一道光线，
我要帮助大地成熟。
光线的生命只能活上一天，
我知道，当葡萄收获的季节
来临的时候，

那时我已离去了人间，
我的微小的勤苦的足迹
会在那伟大的事业中失去。
意识赐给我生命的力量，
意识又赐给我死亡的安宁。
我是太阳的一道光线！
醒来吧，我的灵魂，
向我的工作前进！
不浪费一天，也不浪费一分钟。
任务是伟大的，
生命是短促的，
时光是易逝的。
什么是生活的目的？是幸福！
它的手段呢？是自由！
我要为自由而斗争，
象许多人一样；
假如需要，我流尽我的鲜血，
象许多人一样！
自由的勇士们，请你们收容我，
请你们收容我进入你们的行列！
我忠实地向你们的旗帜宣誓，
倘若我的血管中有一滴叛徒的血，
我把它流尽，全部流尽，
尽管它在我的心的深处。”

这是他的誓言！人听不到，
只有上帝在天上能够听到。
上帝打开了一本圣书，
记载着殉难者名字的圣书，
把锡尔维斯特名字也写进去了！

第十二章

孩子长成了青年，
青年又成了壮汉。
一年年来了又去，
他在世界上流浪，
岁月无情地和他告别，
岁月驱使着他的年华；
种种悲苦向他袭来，
他的脸上留着疲乏的烙印。

他结束了学校的课程，
开始走向生活；
在广大的世界上
在生活中和人群中间，
人到处在攻击着人。
他的心渐渐暗淡起来，
他的绯红的脸

也渐渐变得苍白。

他看到了一个世界，
和他所幻想的完全两样！
他的愉快一天天减少了，
希望也一天天下降；
上帝曾经
创造了人，
人们本应该
望着上天，
但却俯视着尘土，
仿佛寻觅着蛆虫，
并且又向它们学习蠕动。
他对这个世界渐渐失去了信心，
可是，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如此伟大；
他向未来的世界
不停地飞奔。
他始终没有灰心。
他象蚂蚁般完成了微小的工作，
也象蚂蚁般不知道疲劳。
他在哪儿工作，
他的灵魂的光
就把哪儿照遍。

他的道德，他的学问，

在学校里就获得了声名。
当他毕业的时候，
大老爷请他到
著名的官衙门，
引诱他说：
“来给我服务吧，做我的佣人，
你给我做佣人，
也和我一样光荣；
你给我请安，
农民也会给你请安。
别的不做，凭你的才能，
就可以治理这些乡下人！
这样你就可以大发横财。”

锡尔维斯特表示感谢，
对这项工作他这样说：
“只因为人民
将要成为我的仆人，
所以我才不做贵人家的佣人。
我不希望我周围的人
向我一躬到地，
可是别人也别希望我
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
我不认识这里的农民，
我也不认识这里的贵人。

确切地说：
我不想发财致富——当一位富翁，
整天坐在帐房里收租，
我更不忍心去折磨穷人！”
青年说完，摘下帽子，点一点头……
转身走去了。

青年没有接受衙门的邀请。
受苦人都来拜访他，
请他到他们的村庄
去做公证人。青年去了，
愉快而幸福地去了。
他到了村庄，
居民们围住了他；
他高兴地对居民们说：
“让我祝贺你们，人民！
我做你们的教师，做你们的天父！
从摇篮时代起，你们应该记住什么呢？
应该记住你们的重大的义务。
现在，我来教导你们如何取得做人的权利！”

人们按照青年的意愿行动。
结束了工作的农民，
抛弃了他们祖传的习惯，
饭后也不到酒店闲逛；

老年人站在村公所前面的
半圆形平台上，
听着年轻公证人的演说。
老年人听得入神，这些话
比牧师的优美的词句还要动听。
他们学到了，带回了家，
讲给自己的儿子们听。
公证人受到了无比的尊敬。

村庄里有两座房子，
这是策划谋杀青年的地方；
这里咒骂代替了祝福。
这两座房子
牧师和老爷住在里面——
一所是庄园，一座是牧师的宅院。
公证人的行动，
一天天地引起了
牧师和老爷的恐怖与憎恨；
他们想消灭他。他们懂得：
假如公证人生存，
他们就要灭亡！

可是，在那庄园里
有一位姑娘，她和人民一样，
是尊敬人民的人；

当她听到对青年的赞颂，
她是多么高兴！
当她听到咒骂青年，她是多么痛苦！
这姑娘是谁呀？
她在黑暗的世界上，
能够准确地
看出青年使徒的价值。
她是谁呀？……一位庄园里的姑娘。
那怎能是别人呢！
噢，姑娘的心多么美啊！
她在利己主义者面前，
锁上她的心房；假如他们
想闯进，只能用偷盗或暴力手段；
她的心房只对英俊的青年开着。
假如真理到处遭受诽谤，
在姑娘的纯洁的心里，
它能找到藏身之处。
噢，姑娘的心多么美啊！

青年不必猜想，就知道
她是庇护着他的姑娘；
在庄园里
住着一个美丽的庇护者！
每天早晨，青年散步在村旁，
他都看见一位姑娘，

从窗口向远山眺望。
当他看见那姑娘，他凝神张望。
这时一种奇怪的思想
触动着他的心弦，
并且这样对他说：
“不仅自由人是人，
世界上的人民都是人：
他们终身为别人而生存，
为什么不能为自己？
什么时候你能为你自己生存？
你又怎样度过那未来的时光？
可怜的青年哟，你把你的思想
在广大人民中间传播开来，
他们会把自己的全部心灵交给你，
或者心灵的一部分，
或者一瞥的目光。
什么是幸福呢？……我的干渴的心，
它要饮尽倾盆大雨，
可是现在连一滴露珠也喝不到了！
冷静下来吧，好青年！
你忍受着你的冷酷的命运吧！
假如可能，你给予人类以幸福，
你要在苦难中消磨你的生命。
你是大地——你长出谷子，
让别人获得更好的收成！

你是一盏灯，你给别人送来光明，
你要这样耗尽你的一生！”

青年有了好的命运，
有一次，姑娘遇上了青年，
并主动和他谈心。
短促的相逢，
三言两语的交谈；
但是，后来又有了很多次相逢，
这是巧遇，还是约会？
他们自己知道得一清二楚。
有一次亲密的相逢，
他们谈了很久，
但是他们说的不是自己。

（是姑娘的要求呢，
还是青年主动倾吐心怀？
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青年开始讲述自己的生活。
他说他孤独地生活在世上，
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人
称他为兄弟、朋友，
或者是自己的孩子。
他说他还记得：
一个小偷在路上把他收留，

后来，一个讨饭的女人把他养大，
做过仆人，在那儿受到教育。
他偷窃、讨饭和做仆人……
就这样从童年到了青年。
他讲述他可怕的遭遇，
悲苦充满了他的童年生活。
他的心灵受到折磨，
他的青春失去了快乐；
他讲起他的可怕的经历，
回忆起他的童年生活，
仿佛在那浩荡的急流中滚过。
他的悲惨和痛苦
比山间的死水湖更深。
他的心灵昏迷了，
泪水从他的两眼中涌出，
仿佛战败的军队退出战场……
他和姑娘抱头痛哭。

第十三章

就在那一天，青年跟姑娘的父亲
作了另一种谈话。
骄傲的地主把青年叫到他家，
严厉无情地教训他，

因为青年
把奴隶引入歧途，
他从中组织叛乱和暴动。
地主威胁他说：
“假如你还继续鼓动，
我就要你的命！”

青年庄严地回答：
“我的老爷，感谢您的训导，
我已经从学校里毕业了，
小时候在家里我也不受这一套。
假如我有罪，我是暴徒，
那么法律一定把我惩处。
如果我没有罪，
为什么您对我恫吓？
您的这一套把戏，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我到处遭受到毒打，
我就在恐惧中长大。
我绝不能离开这里，
因为这里对我十分有利。
为了您的利益，
您可以打我，
但是收买不了我；
整个村庄要随着我行动，

而要您从这儿滚开!
我的话不是威胁,
而是善意的劝告;
我熟悉这里的居民,
我知道他们是怎样地爱我,
我知道他们为我将要做些什么。"
青年说完,就走开了。

就在下一个星期天,
牧师正诅咒着青年,
他激动地对教徒们讲:
"这人是一个否认上帝的恶棍,
一个恶棍,一个暴徒!
假如你们继续忍受着,
你们就会被他拖进地狱中去;
你们跟暴徒结成一伙,
国王就要杀你们!
谁跟否认上帝的恶棍交朋友,
死后天堂也不收留。
我向你们挥手,劝你们回头,
现在时间还不晚,
灾难不会落到你们身上。"
牧师流泪恳求着上帝——
关心人间和天堂的幸福,
不要让他们选择死亡和地狱,

要他们选择生存！

人们忿怒地
离开了教堂，
（离开了上帝同和平的房子），
象猛兽一样地向青年扑去。
昨天他们称他为天父，
现在却命令他："明天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再见到你，就把你打死！"

青年就他所知道的，
热情地发表着言论，
但是没有任何效用。
只要牧师在哪儿传道，
真理就被钉上了十字架，
真理就会因恐惧而死亡。
牧师的每一句话
都送出来一个魔鬼，
魔鬼没有多大权威，
但它比上帝还能说善辩。
假如它不能战胜，
它就采用欺骗的手段。
人们用咒骂和威胁，
抛弃了青年！

瞬息间，青年的心破碎了，
绝望的思想撞击着
他的沉重的脑袋，
仿佛乌鸦落到尸体上。
"人民啊！"青年喊着，
"人民啊！我为你们祈祷，
我愿为你们生存，为你们死亡！
一千年来你们就是这样……
时光流逝了，一切都是枉然，
然而现在你们还是婴孩，
轻易地被人哄骗！
你们应该成熟起来——象一个大男子汉！
因此需要供养你们。
自从遥远遥远的年代起，
就有了国王和牧师，
他们成了人间的上帝！
他们统治着人民，
使人民陷于黑暗当中。
可怜的人民，可怜的人民，
我是多么可怜你们啊！
现在我是在为你们而斗争，
将来我更要以双倍的力量
继续为你们而战斗！"

黄昏来临了，夜来临了！

这是青年在这儿的最后的夜晚了。
他站在林荫路的浓荫下，
望着庄园的一道窗口，
那儿有一位姑娘常常向外眺望，
可是，现在窗口空着——
没有了鲜花，没有了姑娘。
而青年望着，呆呆地望着，
仿佛一个凝固的僵硬的幽灵；
寂静的悲伤和月光，
把苍白的面纱撒在青年的脸上。

有一次，是谁触动青年的手……
最初的一分钟，他甚至未能发觉
这一触；他只是沉思默想……
当青年转过身来，在他身旁，
却看见了他所追求的那位姑娘。

青年说："我等待着你的爱啊！
我等待着你的爱啊！
我相信在窗口能见到你的身影，
我把缄默的离别的目光投给你，
然后，我就长久地离去。
我希望中的最好的命运——
我说话的嘴能代替我的眼睛，
我的手能握着我的姑娘的手。

上帝保佑你，我最宝贵的人儿，
在广大的世界上，
你是唯一的人，称我是你的朋友。
而我又称你是我的朋友。
我没有什么纪念品给你——
你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仿佛简陋茅屋中的圣像，
虔诚的居民每天都要跪下，
在它面前开始祷告；
你怎能不使我的心
充满着最光荣的回忆；
我把痛苦全部消除，
只把你留在我的心里。
上帝保佑！如果你听到了什么信息，
如果这信息是谈论我的，
我相信：你会成为我的保护天使。
我要努力完成辉煌的事业，
你不要感到耻辱，不要悲伤，
你要因为有了我而感到骄傲！
那时你就可以把我收留下来了。
别了，我的灵魂的保护天使！"

青年走了，慢慢地走了，
可是姑娘却赶来拉住了他的手，
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不放……

他想说话，但吐不出声来，
长时间的寂静过去了，
最后她吞吞吐吐地这样讲：

“上帝保佑你！走吧，走吧，上帝保佑你！
你是青年中最宝贵的人！
走吧！……我愿和你同行，
愉快地和你同行。
难道我们永远不再相见？
灿烂的星哟，你怎能从我的心中陨落？
我爱你呀，
我向你倾吐我的心情，
是你把我的心灵点燃，
仿佛维苏威[①]喷吐着火红的岩浆。
我爱你呀，但是我不能成为你的！
我向上帝宣誓，
假如我不是你的，我也不属别人所有！
拿着这个戒指……订婚戒指……
我的爱情是多么忠诚，
它比戒指中的宝石还要坚硬，
别了，我生命中最美丽的梦！”

青年从天国里

---

① 意大利著名的火山。

得到了祝福——
他跪在姑娘面前，
拥抱她，吻她的膝盖。

第二天，青年离开了村庄，
路上他无数次地看着那戒指，
当他心里没有怀疑的时候，
他又偷偷地看它一眼。
这是过去那一夜里真实的留念。
并不是燃烧的灵魂，疯狂的梦。

（为什么，为什么？
青年自己也不知道！）
他登上通向首都① 的大路，
过去他在那里偷窃，讨饭和做仆人。
他在外城
租了一间顶楼，
他不知道
该做些什么？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
进来一位披着头纱的女郎……
当她进来，取下头纱，
无言地、不动地站着……

① 指匈牙利首都佩斯城。

青年两眼迷蒙……定神一看……
他才认出是他的情人。

“我在你后面跟来，”姑娘说，
“我跟你来了……如果你有困难，
你就把我撵出去，
你不要怕弄坏了我的名声。
当我出去，坐在门槛上，
那时我的心就要破碎了。
我不能同你并肩而行，
我到处跟踪你的足迹，
一直到今天才追上了你。
说吧，你怎样对待我呢？”

青年把头埋在她的胸前，
他们一起幸福地哭了起来。

“你狠心撵我吗？”姑娘说，
“我可以留下吗？和你一起，
我分担你的痛苦，
你可分享我的愉快！
我和你忍受着
饥寒交迫。
假如我出过一次怨言，
你就可以认为，

我不曾爱你！”

第 十 四 章

上帝和爱情把他们结成伴侣，
不是牧师给他们结合起来的，
他们象夫妻一样居住在一起。
他们没有互相宣誓忠诚，
也没有尽情地谈心，
可是，在他们心灵的深处
种下了爱情的种子，
他们的爱情
纯洁得有如空中的繁星，
皎洁地照耀着他们的心灵。

日子在幸福中流去，
度过蜜月……世界也不晓得
他们还是否生存？而他们也不晓得
除了他们，还有没有世界？

可是，最后灵魂唤起了青年：
并且严厉地对他这样讲：
“醒来吧，你生来不是为了你自己，
而是为了千百万人民！

你是否忘记了你的使命？
起来吧，起来吧，开始你的工作！”
一种替家庭忧虑的声音，
又一次悲哀地说：
“起来吧，起来吧，开始你的工作！
不然，今天挨饿的是你们夫妻，
明天就会是你们同你们的孩子三个人。”

青年开始写作了，
他骄傲地写着，自由地写着，
写他灵魂的一切絮语。
他把完成的作品交给一位编辑，
编辑通读一遍，然后这样说：
“我说，先生，你是个伟大的人物，
可是伟大的人物往往又是个傻瓜！
你是个伟大的人物，
因为这是一部光辉的巨著，
就连卢梭[1]也没有写出；
你是个傻瓜，你竟然幻想
这样的作品能够出版。
你难道没有听到书报审查？

---

① 卢梭（1712—1778），法国十八世纪思想家。他的理论著作有《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民约论》，文学著作有《新爱洛绮丝》、《爱弥儿》、《忏悔录》等。他主张采用暴力反抗封建统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与平等。

你一定听到了！
我告诉你那是什么东西？
它象是一台破旧的打谷机，
把禾捆连续地放进去，
真理和种子
被它打掉，
只给你剩下空空的谷草，
广大的读者失望了！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就试试；我的话是真理。
要是在禾捆中剩下一颗谷粒，
我就吞下一个铅弹，
如果你不想
向打谷机里放，
你就不要种谷物，而种曼陀罗①，
它能使人麻醉和失魂；
假如你能这样做，
甚至会因此而受到奖励。”

青年头脑昏迷地回了家，
他低着头走向墙角。
他坐在桌旁，挺起胸膛，
拿起笔，写得那样平静、安闲……

① 一种毒草的名称。

他怎能为了混过书报审查这一关，
删去革命、叛乱、暴徒等字眼，
而把文章写得象天鹅绒一样柔软？
他完成了著作，
一种自由的和痛苦的思想
涌上了他的心头。
他写了十遍，写了百遍，
最后又把完成的稿子撕毁了。
他知道他走的不是那条路……
最后，他完全相信：能够出版的书，
不能给人们以指导，
能够指导人们的书，
绝不能出版。

青年喊着："真可怕呀！
人们怎能听到我的话？
我点起我灵魂的火焰，
让它烧遍整个世界。
我怎能抑制自己，
让我的灵魂的火窒息？
我要活着……但是怎样活呢？
我怎能放弃我的原则？
放弃我的神圣的原则？
我怎能为贵人服务，
去欺凌人类？

不，我宣誓，我绝不！
我愿在饥饿中死去，
我愿这样结束我的一生：
重操我的旧业——
去偷窃、讨饭、做仆人！
我决不写出一个字母，
假如它不是从我的
灵魂的深渊中涌出。
我要粉碎我思想中的
虚假的图印！
我的思想啊，愿上帝保佑你！
你是被压迫的奴隶，
我的头颅是为你准备好了的
棺材和监狱……啊！……但是，不……
你不能在这儿死去；
太阳出来了，应该出来了，
当牢门被打开的时候，
你就会飞遍全世界，
你象夏日的阳光
给人类带来光和热。”

青年就这样
安慰着自己的思想，
为了几片面包，
他不得不为别人抄写；

这是多么痛苦的工作，
它比伐木的活还要沉重。
早晨开始，晚上结束，
灯光又常常
通宵照着，
灯熄了，他还不能入睡。
虽然他辛勤地工作着，
结果还是缺少吃喝。
寒冷的冬天
把冰花画在窗子上；
女人眼里的泪水也结了冰……
但是她内心的火焰
永远也不能平息。

一年一年过去了，
家里的人口增多了，
三口，不久又是四口，
四口人忍受着痛苦。
在那阴冷的顶楼里，
雨水在墙上
画上了条纹，
霉味充满了小屋；
母亲搂着两个孩子，
睡在一张床上，
男人睡在铺在地面的

稻草织成的口袋上，……
第一道晨曦
射上男人的前额，
他仿佛戴上了辉煌的金冠，
仿佛从上帝的嘴边得到了吻！

第 十 五 章

全家从睡梦中醒来——
先是男人，他夜里睡得最晚，
然后是他的妻子，他的大儿子……
他的小儿子呢？
他没有醒，深深地熟睡着……
他的爸爸、妈妈和哥哥
蹑着脚走动，轻轻地讲话，
唯恐打搅了孩子的睡梦。

他的哥哥和他的父母啊，
为什么低声讲话和轻轻地走动？
你们跳吧……怒吼吧，
大声地咒骂吧……你们不要怕，
孩子不会醒，他死去了！
他不会听到喧嚷了……
可怜的孩子饿死了！

看见亲生的孩子死去，
父母该怎样想呢？
可怜的孩子，
美丽无辜的孩子，
饥饿怎能夺去你的生命？

即使上帝把它的全部力量
倾注到我的手中，
我也未必能够写出
用百万个指甲抓着的
那女人的心中的痛苦。

母亲坐在小尸体旁边
悲伤地哭呀，哭呀，哭呀，
她呜咽……她嚎叫……
从那疲倦了的漩涡中，
向着天空嘶喊；
她用咒骂
质问上帝！……
她哭呀，哭呀，
疯狂地哭呀！……

父亲疲倦地
站在小尸体旁边，

谁知道，他也许高兴呢？
因为孩子的苦难终于完结了。
大孩子呆呆地望着
死去的弟弟，
他想不久他也会这样的：
苍白的脸、僵硬的尸身。
啊，假如将来他也死去，
再也不忍受饥寒了！
慢慢地，慢慢地
时间在向前爬行，
母亲的悲哀融化在小尸体上面；
她象死一般地晕倒了，
她的心不再感到沉重了，
灵魂泛起的浪花
不再鞭打上帝了！
她轻轻地颤抖着，
象微风摇曳着的谷穗。
然后，她把小尸体
抱在怀里摇着，
嘴里哼着悲伤的歌曲，
象森林中的树叶
在秋天的黄昏中低语：

“睡吧，宝宝，
我的小宝宝，

你梦到了什么？
告诉妈妈吧。
你作了
美丽的梦？
要知道
你没有躺在地下，
是你妈妈在抱你，
是你妈妈在摇你，
睡吧，睡吧，
我亲爱的孩子！
黑色的大地
吞没了
白色的花，
白色的光亮。
天发红了，
晚霞吻着
黄昏；
我亲吻着
你的脸儿，
它不红了，
为什么不红？
只要最后一次，
给妈妈笑笑吧，
给妈妈笑笑吧，
我的心，我的灵魂，

我的小宝宝啊！
绿色的坟茔……
白色的十字架……
你躺在地下……
我在上面恸哭……
什么在滴沥？
不是雨，
是你妈妈的眼泪。
你们听呀，
坟场里的
槐树叶子，
沙沙地对着
孩子私语；
你们听呀，
他们谈得多么亲热。
儿呀，你的头痛不痛？
你的心痛不痛？
大地压得你
重不重？
什么最柔软，
是我的胸怀，
还是棺材？
睡吧，睡吧，
我的心，我的鸟儿，
祝你晚安！

但我要求的只有一个：
夜里你要来到我的梦中，
那时我们又在一起了！”

她这样催眠着死去的孩子，
坐在小尸体旁边打着瞌睡。
她的丈夫想：
用什么作口棺材？
怎样挖个坟坑？
手中没有一个铜板。
他用目光搜寻着房间，
一点点东西，
值不上几个钱，
假如卖掉……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
他战栗着，脸色变得苍白！
他看着手上闪光的戒指，
他心灵中最宝贵的戒指……
他想应该把它卖掉。
怎能让他的孩子
赤身走进地下？
怎能卖掉这件宝物呢，
它比他自己的眼珠还要珍贵；
这订婚的戒指凝结着多年的悲哀，

现在，就是怎样需要，
也不能把它从手上摘下来。

愁得他头发都白了，
由于想不出办法来！

当他从手上摘下戒指，
好象从他的胸膛里把心掏出，
感到无限的痛苦……
他的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全部毁灭了。
连接春天和冬天的桥梁
已经断了，
孩子由人间通向天堂的梯子
已经倒了！
啊，他绝不允许
他亲生的儿子
赤身走进地下。

就这样埋葬了孩子：
用贵重的木料作了一口棺材，
用白色的麻纱缝成一件殓衣，
坟墓用大块石头堆起，
这就需要整个的戒指
为孩子安排葬礼。
爸爸绝不允许

从卖掉订婚戒指的钱中，
取出一个钱去买面包，
不论是怎样需要。
在面包里放上毒药，
一口吞下！这样死去该多么好！
不，他要永远活下去！

第十六章

他的伟大的理想
在他的脑海中没有消失，
美好的日子来临了，
当它从监狱中得到解放，
它会飞遍整个世界。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多少年的努力毫无成效，
带来的只是乏味的疲劳。
后来，瞬息间获得了希望：
他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印刷所，
隐藏在深深的地下，
他的作品在那里可以印刷。
他的作品里写了些什么？
写的牧师不是人

而是魔鬼，
国王不是上帝
而仅仅是人；
人和人都要平等，
在上帝面前
都应该是自由的人，
而且对于人类创造世界的天职，
也要给予自由的权利。
自由是上帝的最好的恩赐，
谁不重视这份恩赐，
谁就是不重视上帝。

他的书出版了。
闪电般地传遍全国，
散发到每个角落。
饥渴的世界贪婪地吞食了
这清新可口的饮料，
他的心灵如此轻快，
可是垂死的政权
迫害他，威胁他……
并且说：
“这是煽动起义的书！
它侮辱着宗教和国王。
作者的罪过，
应受法律的惩处。”

胆怯的人们也随声附和：
“这是煽动起义的书，
它侮辱着宗教和国王。
作者的罪过
应受法律的惩处。
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作者受到了惩罚。
在大街上，
士兵们抓住了他，把他捆起来。
“你们放开我吧！”他哀求着说，
“放开我吧，仁慈的老爷！
我不想逃跑，
只是稍微等一等，
往哪里押我都行！
你们看哪，那个窗口，
我的房子的窗口，
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住在里面。
你们押着我去到那里，
只要一点点时间，
我要最后一次拥抱我的亲人，
祝上帝保佑他们，
然后，你们就把我带走！
但是，没有告别我绝不能离去。
在告别以后，

走进地狱，
也比没有告别升入天堂好！
你们不也是你们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
假如有人要杀你们，
你们说什么？你们想什么？
除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
世界上没有我的亲人了。
没有我，
他们在世界上就不能生活；
你们放开我吧，善良的人们，
你们放开我吧，让我看一看我的亲人！
哪怕是片刻时间，最后一次。
你们要可怜我的亲人，
因为他们都是好人，
他们没有做过
不法的事情；
你们不要杀死他们呀！……
噢！上帝啊，
假如我的话失去了效用，
我的眼泪要为我辩护……我的眼泪
是我心中的一滴滴的鲜血凝成，
它鞭打着我的灵魂！"

青年痛哭着，跪在地上，
抱着士兵的两腿，

仿佛当年那美妙的时刻，
在他妻子面前下跪。
士兵们忿怒地把他拉起，
拖到车旁，
这辆车早已为他准备妥当。
他看到他恳求的语言没有效用，
暴怒发作了，
他用出全身的力量，
挣扎着，想从魔掌中逃掉。
他象狮子一样勇敢，
用全身的力量跟他们厮拚，
孤独者啊，被他们战胜，捆绑了起来！
士兵们把他推上了车，
他象野兽一样吼叫，
高声地咒骂着：

"你们啊，这些匪徒，
你们是披着人皮的牲口！
你们是撒旦！
在你们的胸膛中
癞蛤蟆在爬行！
在你们的脓肿的脸上，
生满了烂疮，
毒气在到处弥漫；
垃圾堆上的蛆虫，

在你们的脸上爬行着。
我骂你呀，国王！
你用你的威名
把道德放在屠夫的肉案子上！
你是个为非作歹的国王，是个流氓，
你是魔鬼，撒谎的魔鬼啊！
你在上帝面前横行霸道！……
不是你把小羊赶进狼群？
不是你折磨着千百万人？
你血腥的手比你的红袍还红，
你苍白的脸比你的银冠还白，
你漆黑的心比你的丧服还黑，
在你的行动之后它给你遮掩，
仿佛夜晚撒下长长的暗影。
被你盗去的国家的政权，
你还霸占多久？
人民要起来，象沸腾的大海
在你脚下翻滚！
假如你发动你的残兵反对他们，
就连上帝也不允许。
战斗开始时，你敢走上战场吗？
国王啊！——你是个懦夫！
你逃避，躲藏在你的宝座下面，
象受惊的狗躲在床下，
老太婆和孩子们

把你拖出来，讥笑地
向你眼睛里啐着唾沫；
他们过去亲吻你的脚，
而现在你得亲吻他们的脚；
当你亲吻，他们就把你闪光的牙齿，
一个个敲掉！
把你卑贱的灵魂
从你的肉体中击碎！
最后我在绝望中倒下，
可是我死得光荣！
我的妻子啊，我的孩子啊！”

第 十 七 章

现在他醒着还是睡着了？
他失去了的理智可又恢复了？
他度过了多少苦难的日子？
锡尔维斯特自己也不记得了。

他追忆着往昔的岁月……
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
他环顾四周，什么也看不见，
只是一片黑暗。
他想：“多么好的夜啊！

我躺下去睡上一觉，
我沉入迷糊的梦境，
作个恶梦：我看见我的妻子，
我没有和她说话，
因为我不愿打搅她。
这严寒的夜，
寂静的夜！
睡了，我的妻子？……
你一定睡着了，因为你不回答我。
我的亲人，你们睡吧，
安宁地睡吧！
天还未亮！黎明什么时候再会出现？
浓夜还在沉睡着！
黎明啊，扬起你发光的脸吧！
启明星升起来吧！
我的前额在燃烧着，
我的头颅包着一座火山，
我的脑髓快要被炸得粉碎！"

他擦着头上的冷汗，
举起手来……哎呀，
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
他戴上了沉重的手铐。
如今他回忆起往事，
寒冷流过他的全身，

仿佛旋风卷着废墟上的尘土。

每一件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士兵们在街头把他抓住，
用足力气把他拖走，
他没有看见他的妻子和孩子，
也没有向他们说：
“别了，上帝保佑你们！”
没有把离别的目光投给他的妻子，
没有祝贺他们富裕和幸福！
现在，他住在监狱的高墙中间，
住在深深的地下，
仿佛腐烂了的尸体
躺在坟墓里！
什么时候能重见天日？
能看见他的妻子？
也许永远不能了！
他为什么陷入这不幸的境地？
因为上帝指点给他，
让他告诉奴隶们——
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
人和人之间，
享受着平等和自由！
倘若有谁骗取了自由，
必须和他进行殊死的斗争，

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噢,神圣的自由,我为你受尽了酷刑!"
犯人疲倦地呻吟着,
"假如世界上只有我自己,
我就长久地住在这里……
现在,我坐在石凳上,
象国王坐在宝座上,穿着红袍;
我是多么幸福地戴上了镣铐,
仿佛当年戴上了订婚戒指一样!
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呀!
没有我,你们怎能生活?
谁能用爱情和面包
来养活你们?
没有你们,我会怎样?
噢,我的心,假如是一块石头,
你也要因悲痛而爆裂啊!"

他哭泣,他呻吟,他暴怒……
漫长的黑夜
忿怒地注视着他。
后来,他听到了疲倦的灵魂
暗地里在对他低语。
一阵寂静过后,
他失去了知觉,象石头一样坐着,

黝黑的旷野拉下无边的夜幕。

他长久地思考着。
他的思想在脑海中飞旋，
象被射伤翅膀的鸟儿绝叫着：

“棺材的兄弟——我的监狱！
谁把你建造，谁又将你焚烧？
何时被建起，何时将会被毁掉？
是谁坐在我面前的石头上？
这殉难者同我一样，
也许是个暴徒？
在这儿，白骨燃烧成灰，
怎能见到上帝的美丽的世界？
美丽的大地、森林和田野，
高矗的山峦和平原，
鲜花和星星……这些呀，
我多少年没有看见了！
假如再晚几年出狱，
连它们的名字我都会忘记……
假如我在这儿再住一年，
这里的每一分钟都值得我纪念。
时间过得如此漫长，
仿佛瘸腿的乞丐拄着拐杖……
一年？……我坐牢十年，

十年，二十年，也许直到死亡？
殉难者啊，你们起来吧！
同我一起受苦难的人民，
起来吧！
我教导你们——
在这里该怎样消磨时间，
殉难者啊，你们起来吧！……
现在我也许是个幽灵，
我在棺材里作梦……一个恶梦……
我是个幽灵，
我被活活地埋葬了！……
我是个幽灵……我的心已不跳动……
我只能感到我的心灵轻轻地颤抖，
这是我的灵魂的垂死的挣扎呀！”

最后，他不再思考了。
他的心，他的脑海里
失去了思考，失去了知觉；
他端正地坐着，象铜像一样，
他用狼的眼睛巡视着暗夜，
巡视着这座监狱。

他的四肢开始麻木，
理智也开始丧失了。
他的头低垂在胸前，

他顺着石凳躺下去，
是失去知觉，还是睡着了？

他长久地在石凳上躺着，
他再也不能拨动他的心弦了！
突然，仿佛火药
爆炸了起来，
仿佛一块火红的铁烧烤着他，
他跳起来，响着破裂的噪音，
冰冷的墙壁
也响着痛苦的回声。
"站住！……站住！……"他喊着，
伸出两手。

他站着，踱着……
他慢慢地放下了手，
坐在石凳上，
头低垂在胸前，
两颗泪珠在眼眶里滚动，
痛苦折磨着他，
他悲苦地哼着：
"没有站住……已经走了……走了……
一切都化为泡影！"

他看见了什么？是谁打搅他呢？

是什么消失了？……是梦吗？

他没有作梦，不是虚无的梦……
这是一幅真实的图景，
真实的图景！
当他在石凳上躺着，
一个女人的暗影出现在他眼前；
他认出是他的妻子，
她向他扑来，
在他耳边说：
“我受尽了痛苦呀，
上帝保佑你！”
她亲吻着丈夫的脸；
当他睁开了眼睛，
女人的暗影上升了……
这时他还认出是他的妻子，
但是，瞬息间不见了，
而监狱
一阵变得光亮，一阵变得暗淡，
如同雷雨之夜的闪电。

“我受尽了痛苦呀，上帝保佑你！”
他重复着这消失了的声音，
“我再也不会听到
这甜蜜的声音：

我受尽了痛苦呀，上帝保佑你！……
我的妻子呀，你是我灵魂的茂叶，
暴风雨把你摘去了！
暴风雨把你卷走，为什么把我抛下？
落叶的枯树又有什么用呢？
暴风雨向什么地方刮去？
在那儿我要找到你，
那时你虽然凋落，
我还要为我生命的残骸
在那废墟上悲哀！……
我不需要长久的生命，
因为我生活的目的已经失去。
你为我活着，
而我为你也熬度日子，
我的爱情的女神啊！
你孤独地生活在世界上，
孩子们、人类、自由……
全是空话，全是幻想！
多少愚笨的人为它们而斗争！
你孤独地生活在世界上，
我的爱情的女神啊！
我怎能永远失去你？
假如我寻不到你，
我愿变一只田鼠把大地掘翻……
你同殉难者一样化为灰尘，

和千百万死者相同，
你的骨灰
已化为动物和野草。
我忍受着损失，
无言地忍受着巨大的沉痛；
我们要分别了，
要分别了！……
只要我和我的妻子能说上一句话，
很短一句……很短……很短……
这连上帝也不允许呀！
多么残酷的上帝！
愚笨的人才跪在它面前祈祷，
祈祷着，称它为独尊的天父……
上帝啊，我诅咒你——
你这个暴君！
你残酷地坐在天上，
坐在天空的宝座上，
你和人间的暴君一样
残酷地统治着人民；
黎明的光线和恐怖的鲜血，
重新涂染着你的宝座上的
磨去了绒毛的红袍！
比暴君还残忍的暴君啊，
今天你从世界上把我杀掉，
将来人民要从宝座上把你赶跑。

你的奴隶也越来越少了，
你收回了赐给我的这条生命，
和赐给其他奴隶的生命；
现在，我虽然在困苦中活着，
但我不需要施舍的生命，
我把它割断，粉碎……
象无用的瓦砾堆积在地上！”

犯人怒吼着，夜黑得使人吃惊，
他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他咒骂，怒气冲天，
他用头撞着墙，愿意毁灭自己，
撞得墙发出阵阵的声音，
仿佛墙也感到了疼痛。——

犯人躺下了。
他躺在被鲜血涂染的石凳上，
他没有死，还活着！
悲愁渐渐地增长，
不可阻挡地长大了；
痛苦淹没了他的心，
黑暗笼罩着整个监牢。

第十八章

十年了，他被囚在四堵高墙的狱中！
十年，对于自由人也是很长的时间。
他住在阴冷和恐怖的洞穴里；
他的头发和胡子长得很长了，
他无数次地看着："天还没有亮吗？"
他总觉得世界似乎是黑的，
虽然早晨变得象鸽子一样的白了，
但在黑暗中他是辨别不出来的。

已经十年了，足足十年了，
漫长的黑夜盼不到头，
他等待着：何时再会出现黎明？
他是那样热爱早晨，
他住在狱中，仿佛过去了一百年，一千年……
世界的末日
已经到了！
大地已经沉沦，
世界上只剩下这座监狱。
人们已经忘记了他被关在狱中。

痛苦从他的心中渐渐消失，

他不再更多地诅咒上帝了；
他忘记了上帝，
也不思念更多的人了。
悲苦从他的心中消失。
他从梦中醒来，
发出悲惨的哭泣声，
因为一个美丽的女人的影子，
夜里长久地望着他；
他妻子的幽灵向他祈祷，
忠诚的爱情充满了这座坟墓！
瞬息间，他睁开眼睛，
他妻子的面容在他的目光中消散，
犯人哭呀，哭呀，放声地哭！

他的孩子怎么不来看他呢？
他清楚地记得他有儿子；
为什么他的儿子不来呢？
他自己发问，自己回答：
"我的孩子，他一定活着；
因为这里只有幽灵可来，活人不能来，
只有你能来呀，我的爱情的天使！
我的孩子还活着，已经长高了，
长得很高了！
我可怜的、可怜的孩子啊，
我不知道你的命运怎样？

谁知道你的命运……
也许你做了强盗被刽子手埋葬了？
也许追踪着你爸爸的足迹，
同你爸爸一样被关进了监狱？
也许就住在这座监狱里，
就是我的邻居？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爱我吗？
我的孩子，你还记得你有爸爸吗？"

犯人独坐凝思，发出奇异的声音。
他越来越集中精神，
沉溺于缄默当中，
他轻轻地呼吸着，那声音
开启了他的封锁的灵魂，
象阳光吻开了鲜艳的花蕊；
他的嘴角上露出了微笑，
这是他十年监狱生活中的初次！

小鸟儿落在监狱的墙上，
它扇动着翅膀，移向窗前，
停在那儿，低声歌唱，
啊，这歌声多么动听！
犯人想唤它，但只能思量，
他不敢唤它，怕打搅它，
然后，他对亲爱的小客人说：

“我的上帝，多么好啊！
自从我被关进了牢房，
我初次听到
这愉快的歌声。
唱吧，唱吧，我的小鸟儿，唱吧，
让你的歌声唤醒我：
从前我活着，现在我也活着！
让你的歌声使我记起
我那早已消逝的青春，
这美丽的春天，春天的花朵
和忠实的爱情！
你的歌唤起了我的痛苦，
同时也给了我安慰，
但是消除痛苦也许比快乐
更加甜蜜。
唱吧，唱吧，我的小鸟儿，唱吧！……
是谁打发你来？
是谁告诉你落到监狱的墙上，
落到鸟儿不落的地方？
神圣的苍天呀！我预料到了什么？
我要死亡吗？
刽子手要杀我！
我的预想对我说：
我要做自由人啦！

我不愿在这瘟疫遍布的牢狱中死去，
我愿死在上帝的美丽的天空下面……
小鸟呀，你站在墙上，
你是自由世界上的自由的旅人，
你是自由的使者！
我十分相信，我一点也不怀疑。
我的心呀，你坚强起来吧！
假如悲哀淹没了你，
那你怎能快乐呢？
这是一条真理！
耻辱和痛苦终有一天会使世界厌烦，
而世界终有一天会抛弃它们的；
并且首先打破监狱的屋顶，
欢天喜地的眼泪，
立刻会落在为自由受尽苦难的人们的脸上。
小鸟呀，你站在墙上，
你是自由世界上的自由的旅人，
你是自由的使者！”

钥匙哐啷啷地碰着牢门，
鸟儿飞去了，胆战心惊，
牢门开了，进来一个狱卒，
他对犯人说：“你是自由人了！”

犯人甜蜜地叹息着，

他抚摸着自己的头，
他骤然间抓住了自己的思想，
仿佛他的思想要从他的脑海中逃掉。

“你在这儿呢！”他象孩子般地说，
“你在这儿呢！我绝不让你逃掉，
我不伤害你……我知道未来的命运：
我要做自由人啦！……
然而祖国和民族获得自由了吗？”

狱卒抱怨地说：
“你还想着祖国？你这个傻瓜！
你应该高兴：你是自由人了！”

可是，犯人没有听狱卒的话，
他的思想已经飞到远方……
飞遍半个世界，
去寻找他亲爱的妻子的坟墓。
“我先去找你呀，
我死去了的灵魂。”他这样说，
“我去找你，但是你怎样来找我？
现在，我这样去寻找你——
我要找到它，亲吻它，
那块埋葬着你的土地。
啊，多少年生锈的铁链，

此刻我要把它从手上、脚上砍断；
这几分钟呀，
要比我的痛苦生活长好多年！”

第十九章

犯人甜蜜地呼吸着
自由的芬芳的空气，
仿佛孩子吮吸母亲的乳汁，
从他那疲倦了的心灵的深处，
喷吐出一年年的辛酸和痛苦；
他感到自己十分轻松，
象蝴蝶儿迎空飞舞，
飞舞在大自然的花丛上，
飞舞在往日的美丽的记忆中。
新鲜的空气使他变得年轻，
新鲜的空气唤起了灵魂的力量，
但是，他的身体已经衰老，枯萎，
他拄着拐杖，蹒跚地走着。
微风无力地吹起
他的长长的白发和胡须。
十年的时光有如一百年过去了。

他回到他从前的家，

走进了过去曾经住过的顶楼；
他用目光搜寻着房间，
可是，见不到一个熟人。
是新搬来的住户呢，
还是他不认识了，忘记了自己的亲人？
犯人问："你们还记得吗，
有一个穷苦的家庭，
从前就住在这间顶楼里，
现在搬到哪里去了？"

"啊，我记得，我记得清清楚楚，"
一位慈善的老太婆说，
"一个可怜的少妇，她生得十分美丽，
她有一副好心肠……可是她的丈夫
却是一个不信上帝的恶汉；
他受了上天的报应，
被抓去了，关进了监牢，
现在，也许他还活着。
他妻子知道丈夫被关进了监牢，
但她后来始终没有见到……
她的心碎了，又病倒了。
我常常劝告她，
那样的坏男人不要爱他，
可是她追赶着丈夫的影子，也死了！"

锡尔维斯特失魂地
听着老太婆的话语，
仿佛不是说他的爱妻。
他问："少妇死后被葬在哪里？
她的孩子的命运又是怎样？"

"我不知道孩子成了什么？"
老太婆说："他妈妈死后，
我一直没有看见他。
少妇葬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
我想送殡到坟场，
可是，村里又邀请我赴洗礼的喜宴。"

"我能找到！"犯人想着，
"我能在村头的坟场里找到，
我去察看一排排的坟茔，
我能找到我妻子的新坟！"

他疯狂地走进了坟场，
察看着每座坟茔，
一座坟看完了奔向另一座，
看完了一座又是一座，
可是，终未找到他妻子的坟墓。
跟在他身后的是无限的恐惧，

光荣的生灵无影无踪地逝去，
如同阳光在世上飞驰。
暴风雨拔掉了他妻子的墓碑，
倾盆大雨冲洗她的坟墓，
噢，有什么办法！……

可怜的锡尔维斯特已经疲倦了，
他没有找到他妻子的坟墓。
长久的痛苦过后，
泪水在他的眼睛里滚动；
他知道哭泣没有用处，
他的妻子已经化为灰尘！
他用这些来安慰自己；
在他的生命中，
这是最后的痛苦。
愉快和疲劳
长久地搏斗着，
然后，他向着茫茫的旷野走去，
拖着他那失魂的身体的影子。

他失望了。
这不是他最后的疲劳。
当他从狱中出来的时候，
他问道："自由、民族、祖国？"
他没有留心别人的回答，

因为他相信自由一定会来临。

不久，他体验到了什么？
十年以来，他的民族
在世界上，
变得越来越弱小。
人类的尊严一天天坠落，
暴君也一天天增多。

他白白地忍受着痛苦，
忍受着无谓的牺牲；
崇高的心灵给人类
带来了什么希望？
伟大的志向，各种斗争，
现在都已经无影无踪！

他沉思着，
他的脑海中燃着烈火；
他抬起低垂的头望着苍天，
枯瘦的老人又变成筋肉健壮的青年，
童话般美好的志向在他的脑海中闪现。
他那伟大的计划和理想，
一个民族或全世界的命运，
都要依赖着它。
他的计划不是新的，

曾有许多人为之献出生命；
假如有一个人能成功，
他，就是锡尔维斯特吗？
他自己偷偷地制定计划，
他独居，不敢和大家睡在一起，
唯恐说梦话，泄漏秘密。
如果他的计划见了天日，
骤然间就会被消灭。
他没有把同伴们组织在他周围，
他自己完成了巨大的工作。
倘若有失败的那一天，
他不愿灾难落到别人身上。

城市在嘈杂和阳光中沐浴，
人群汹涌着，象河流决口
穿过街头，呼叫着：
"万岁！"
人们穿着节日服装，露出愉快的面容。

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节日？
也许是上帝降临人间，
把已剥夺了的自由
亲手送给
贫苦的奴隶们？
这是多么光荣和快乐！

不，不是上帝，是一个人在那里走动，
那是比上帝小得多的
却把自己视为伟大的国王！……
国王骄傲地走向人群，
象猎犬站在小狗中间，
他的目光扫过的地方，
人们低下头，跪在地上；
象暴风雨掠过苇塘，
奴隶们放开嗓门嘶喊：
“国王万岁！”
在那浩荡的人群中
谁敢不喊？
而谁又敢咒骂国王？
谁敢？……只有一个……在那人海中……
只有一个人，他那宏亮的声音
压倒了千百万人，
他喊着：“死去吧，国王！”
锡尔维斯特开枪射击，
骄傲的国王在烟尘中倒下了……

站起来，你怕死的暴君！
武器没有干掉你，
子弹射穿了你的衣服，
没有打中你的心。

你把你自己卖给了魔鬼，
魔鬼保护着你的生命。
站起来，你这个怕死的暴君！
擦一擦你脸上的灰尘。

谁是凶手，谁呀？他在哪儿？
他站着……不，他已经倒下了，
半死地倒下了。
人们用脚踢他，
向满布皱纹的脸上啐着唾沫，
踢着他那披散白发的头。

不幸的人们！你们为什么
把诅咒上帝的罪孽加在他身上？
还不够吗，难道他是罪人吗？
还不够吗，象惩办耶稣一样，
不是你们把救世主钉在十字架上？
不幸的、不幸的人民啊！

几天后广场上搭起一座断头台，
一位白发老人被牵了上来。
刽子手拿着光亮的利剑
向老人走来的时候，
老人绝望地看着
周围幸灾乐祸的人群；

伤心的泪水在他的眼睛里滚动，
他伤心呀，奴隶们用脚踢他，
用恶毒的眼光盼望着他死亡……
利剑举起了，刷的一声，
血染白发的头颅从台上滚下。

奴隶们喊着："国王万岁！"
刽子手把老人的尸体，
埋葬在断头台旁。

第 二 十 章

奴隶的后代死去了，
新的后代就要诞生！
他们带着羞怯的面容纪念着祖先，
他们的生活一定比祖先过得美满，
因为他们向往一个崭新的世界！
新的英雄的后代起来哟！
被压迫的奴隶们起来哟！
你们挣脱了铁链，
在获得自由以后，
又把铁链抛向祖先的坟头。
躺在坟墓中的祖先被惊醒了，
他们感到万分羞惭！……

胜利者，你们纪念着
那些神圣的伟大的人物，
他们不再做奴隶，获得了自由。
他们不再受压迫……
他们得到的奖励只是死亡，
不名誉的死亡！……
胜利者，你们纪念着祖先，
在凯旋的快乐中，
把他们神圣的名字织成光轮，
把它带进光荣的教堂，
在那里寻找他们；
怎能找到呢？
他们在十字架下已化为灰尘！

一八四八年六月至九月间作于佩斯。

附记：这首长诗，译者于一九五八年译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后来在一九六三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次收入《裴多菲诗选》时，又对照原文，作了一些修改。

兴万生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北京。